

**1933 年
第 1-3 期**

1933年 / 3

(3)

A 2476

歸

月刊

納

370

昭陽作語秋八月
黃侃署



第一期刊要目

論近代風俗.....	徐英
極微論.....	梅光義
文學要略發例.....	林損
老子口義序.....	林損
黃季剛日知錄校記序.....	章炳麟
日知錄校記序(以上單篇).....	黃侃
日知錄目次校記.....	黃侃
逍遙遊解.....	伍劍禪
尚書今古文通釋.....	朱大可
曾文正公著述考(以上專著).....	王遽常
文苑.....	徐家慶等
屈子發微(遺著).....	陳載宸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月十五日出版

南京圖書館藏

歸納雜誌簡約

一 易大傳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蓋世之治方術者多矣。本志宏納萬流。歸於一是。定名歸納。兼取西方因竺克行 (Induction) 之誼。空言無證。所不取也。

二 本志以闡揚國學。融會新知。解嚴救偏。正俗匡謬。抑邪說。正人心。端風化。倡氣節。為宗旨。

三 本志內容。略區為學術文章二門。學術一名。包孕至廣。上自經史百家之要言妙道。下訖詞章訓詁之勝誼玄解。近則釋氏之學。遠或泰西之說。若精思閎渺。自成一。家。或辨章流別。疏證故實。苟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皆所罔羅。無煩簡別。唯就著述體制。別為三部。曰單篇。曰專著。曰筆語。文章部居。約為有均無均二種。而小說附焉。

四 本志無論學術文章。以中正閎通為主。凡偏淺淺謬詭異妄誕者不載。至於行文雖無妨礙。而辭氣則務遠鄙倍。蓋精理名言。亦非爾雅淵懿之文。不能達也。

五 本志文字。除由散處各地之同好若干人任撰述外。來彙有不悖本志主旨者。亦盡量容納。以期造成海內學術文章之公刊。禁絕一切龍斷偏私之陋習。文編須繕為清楚。以每面十行。每行四十字為合格式。

六 本志極願為海內學者介紹新著。提要鉤玄。公之天下。凡以新著見惠者。無任歡迎。

七 前輩遺著。有未經刊行者。本志極願代為刊布。表微昌幽。當竭綿薄。海內有以未刊遺著惠賜或借抄者。尤為感盼。

八 本志文字。略施句投。以便摘諷。人地標識。符號之類。無關典要。且從闕略。

九 本志設總理事一人。副理事一人。規畫本志一切進行事宜。總編輯一人。副編輯一人。擔任徵彙及編撰事宜。

十 本志由上海華通書局刊行。月出一冊。凡購買雜誌及就登廣告者。祈逕向華通書局接洽。他方雜誌。欲與本志交換者。仍投總編輯處。

發起人

- | | | | | | |
|-----|-----|-----|-----|-----|-----|
| 張爾田 | 徐英 | 謝元量 | 欽士英 | 陸宗達 | 楊庶堪 |
| 林損 | 朱大可 | 吳宓 | 陳季華 | 向承晉 | 張知本 |
| 王葆心 | 吳梅 | 伍劍禪 | 伍非百 | 景昌極 | 孫鏡 |
| 黃侃 | 張耀翔 | 張煦 | 陳家慶 | 王祝照 | 王道常 |
| 高步瀛 | 傅銅 | 錢夢孫 | 程樹因 | 畢鼎方 | 孫繼謙 |

同啓

職員

總理事兼副編輯 伍劍禪
 總編輯兼副理事 徐英

通訊處暫設上海辣斐德路益餘坊四號徐澄宇(英)先生處

歸納雜誌第一期目次

學術

論近代風俗

極微論

文學要略發例

老子口義序

黃季剛日知錄校記序

日知錄校記序(以上單篇)

日知錄目次校記

逍遙遊解

尚書今古文通釋

曾文正公著述考(以上專著)

文苑

詩錄

黃侃

林損

徐英

朱大可

陳家英女士

詞錄

陳家慶女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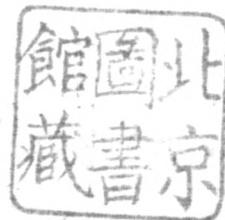
文錄

林損

陳家慶女士

遺著

屈子發微



徐英

梅光羲

林損

林損

章炳麟

黃侃

黃侃

伍劍禪

朱大可

王蘧常

陳獻宸

0305
868.1

第二期要目豫告

- 訊章……………林損
- 勝論學派之原起及其經典之譯傳(以上單篇)……………伍劍禪
- 日知錄校記……………黃侃
- 尙書今古文通釋……………朱大可
- 齊物論釋……………伍劍禪
- 曾文正公著述考(以上專著)……………王蘧常
- 天風記言(筆語)……………徐英
- 文苑……………徐英
- 列子通論(遺著)……………陳黻宸

尙有孫益庵吳瞿安張懷九張耀翔諸先生大著亦將於二三期內發表以饜讀者

學術

論近代風俗

嗚乎。居今日而言移風易俗。吾知其必以迂闊忤時。而見斥於當世矣。雖然。風俗果不足以言移易歟。昔五胡南侵。晉室顛播。論者猶歸獄於清談之風。而干寶之晉紀論曰。朝寡純德之士。鄉乏不二之老。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爲辯。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爲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慾之途。選者爲人擇官。官者爲身擇利。而秉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大極其尊。小錄其要。機事之失。十恆八九。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嗚乎。民風國勢如此。而晉室以亡。風俗果不足論歟。昔蘇軾之諫神宗。謂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而勸神宗以務崇道德而厚風俗。神宗不能用。而十鑽之徒。蠶起以亂宋室。然則風俗人心之於國家興亡。顧不重哉。

或謂風俗之隆汙。繫於時會之適然。而不知其由於一二人之好尚也。傅玄之疏。謂魏武好法術。而天下



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顧炎武亦曰。東京之末。節義衰而文章盛。自蔡邕始。其仕董卓。無守。卓死。驚嘆無識。觀其集中。濫作碑頌。則平日之爲人可知矣。以其文采富而交遊多。故後人爲立佳傳。嗟乎。士君子處衰季之朝。常以負一世之名。而轉移天下之風氣者。視伯喈之爲人。其戒之哉。徐英曰。嗚乎。吾於是乎有感於近代風俗之淫僻。而其故可得而知矣。

蓋在清室。雍乾之際。敦尙廉能。整飭吏治。天下風俗。矯然可觀。及其末運。據累世承平之業。席百年富厚之基。天下無事。朝野荒嬉。淫婦當國。輒媚相承。上下之風。習於偷懦。漢學諸人。虛僑貪庸。又往往不達世務。海運初通。西說東漸。一二封疆大吏。則銳意革新。而俗異今古。地隔東西。風教相阻。民情相繆。新故相反。前後相觸。維新者浮。守舊者拘。取粗棄精。襲貌遺神。未收調和之效。先貽扞格之譏。民風如此。國事可知。加以強鄰四逼。邊患屢起。而清之宗社。遂以日危。一二憂國之士。怵於喪亡之無日。而康有爲。梁啓超。以斗筭之子。氣矜之隆。才謝商鞅。妄言變法。迨從有梟戮。主者兔逸。跳梁之後。虛聲益大。啓超又妄自謂識時務之俊傑。創時務報。布之天下。昭示國人。不知所謂俊傑者。貴能識時。而不在於趨時。啓超則妄以趨時爲識時。識時者知時務之利弊。而權其輕重以救時。俊傑之所爲也。趨時者徇卑俗之所好。而隨其去取以營私。小人之所爲也。啓超又嘗自詡爲最通權變。不拘故常。又嘗謂昨日之啓超。非今日之啓超。今日之啓超。可與昨日之啓超爲敵。於是昨日爲跼蹐。今且自許爲曾史矣。昨日爲保皇。今且立身於

新朝矣。窺時俯仰。從俗浮湛。利之所在。貪冒相競。又挾其人。盡可能之學。爲奄然媚世之說。以奔走一世。而天下靡然。謂束身自愛者。爲不識時務。謂毀方敗常者。爲達於世變。無復名檢。安用氣節。權詐迭進。詭妄羣生。三十年來。風俗之弊。蓋自啓超啓之論。世知人啓超其能。辭其咎乎。

風俗弊而學術不正。學術不正而風俗益弊。風俗學術。恆相爲因果者也。故於時學者。亦往往好爲詭異之說。以竊天下之大名。有桀者起。以其學術之足以牢籠一時。使天下驚獨鬼神也。於是逞其怪說。變亂常典。肆一己之私情。壞天下之風俗。其言曰。孔子學於老聃。盡其術。而聃入秦。知孔子有射羿之心也。嗚乎。造不根之語。誣先聖之德。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務使千秋萬世。無復禮義之存而後快。此其心術。可以不問。而千百年來。所以維繫人心風教者。至此遂決其藩籬。桀者方以其學術鳴於世。而不知天下且受其禍已。

孟子曰。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刼。禮義之藩籬既決。逐利之伎曲益工。而天下始囂囂然。惟寡廉鮮恥之是尙矣。建國以來。士益浮薄。自由平等之說盛。而獸域禽門之路開。華士挾邪說以乘之。炫西學以詔世。舉凡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屬。一切斥爲陳腐。不合時宜。掃而空之。而代以非孝共妻之說。禮教吃人之論。士則諱言名檢。女則恥聞貞操。視父兄如路人。導妻女以淫奔。夫婦之道盡。而父子之誼亡。華士且翻其說曰。此新學也。此適時也。人或非之。則大言以欺世曰。此違反時代潮流也。此陳死人之說也。此

落伍者也。一二老成。憂之而不足。天下浮薄。和之而有餘。無行年少。姪娃蕩女。利其說之足以飾獸行也。從而鼓之盪之。宣之揚之。如風之發。如水之湧。於是而禹甸堯封。盡淪腥羶。獸慾橫流。無復人理。彼浮薄者。方且侈然自肆曰。我新時代之人物也。我新時代之領袖也。華士以此竊天下之大名。而天下浮薄子弟。益奉之若神明。徒知名之可喜。而名之美惡。又所不計矣。華士者。又欲挾此大名。以干利祿。於是而跪拜於童昏廢帝之前。屈辱於武夫兵佐之下。以求僥倖於萬一。而卒不可得。有某氏者。其學說本無以自立也。華士欲干祿於某黨。求捷徑於終南。則巧文以張之。曲說以媚之。某黨不之受。華士則忿然作色。復爲文以訐之。一人之行。前後若此。而又居天下之大名。以自飾。覲顏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嗚乎。比年以來。士氣不伸。直節多迂。品流不分。名實蕩然。冗末之材。凡瑣之輩。擅鄧通董賢之寵。挾陶朱猗頓之貲。咸肆志於清流。妄參乎時彥。共獵津要。爭登顯途。賄賂公行。淫僻肆放。復有卑汙庸沓之類。望塵下拜於閹豎之門。屈節奔走于權倖之室。乾兒義孫。挈妻女以薦人枕席。盟兄把弟。飾姊妹以邀其寵祿。名節掃地。無復忌憚。乃亦侈然自肆曰。我適應時代之潮流也。我新時代之領袖也。一人導之。舉世從之。放決橫流。盈乎四海。盡天下機變之巧。極人間無恥之尤。笑罵不足惜。高官不可不爲。國亡不足憂。厚祿不可不爭。教淪於下。政荒於上。官僚滿市。政客盈朝。寢假而以學校爲政爭之域。以教育爲仕官之梯。庸奴操持。教授不必真材。利慾薰心。士子不復悅學。或利用年少。鼓動風潮。爲排李傾牛之計。施黨同伐異之謀。而教

育不可復問矣。寢假而侵漁民財。掠奪商運。以船司爲分贓之所。借郵傳爲養老之區。府庫中虛。產業外落。天下貲財。悉入私門。而民生不可復問矣。加之以養兵自鬪。驅民入匪。兵匪交橫。盜賊滿野。於是而四民無可樂之業。百姓無可安之居。民生既弊。國本隨搖。雖無強隣之逼。猶有覆亡之虞。何況四夷侵陵。邊禍連結。內憂外患。交乘疊興。而國家有不顛覆者哉。嗚乎。推禍尋始。沿波溯原。華士邪說之漸。有不能逃其罪者矣。世人徒知其倡言白話。傾覆故學。提唱水滸紅樓。稗官小說。以迎合卑賤。逐臭應聲。使後生年少。不復學問。而不知其喪風敗俗。汙民亂世。一至於斯也。而華士方且自附於梁氏之末流。以負一世之名。能轉移天下之風氣爲莫大之榮。然而蔡邕何晏。王衍樂廣。以文章風采自命者。又不屑自等於斯人之列矣。

歐陽修五代史馮道傳論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爲。人而如此。則禍敗亂亡。亦無所不至。況爲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爲。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羅從彥亦曰。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恥者。士人之美節。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恥。士人有廉恥。則天下有風俗。然則欲國之不亡。必先正天下之風俗。欲正天下之風俗。必先立士人之廉恥。欲廉恥之立。必先施教化。今之秉鈞軸而長教育者。其亦知風俗之不正之足以亡人國歟。而士君子處亂世之末流。其亦知卑俗之不可

以苟徇。權變之不可以苟通。宜作時代潮流之砥柱。而毋爲時代潮流之所波蕩。則庶乎立身行事。不爲天下後世之罪人矣。

極微論

增山顯珠著
梅光義譯

一 奧義書之元素論

奧義書對於物器世界成立之要素。條分縷析而考察之。名其不可分之極小位謂之極微。然此極微之名。但是物質之分量上或力分上之問題而已。非性質上之問題也。若就性質上之問題言之。則分析一切之物質。遂有地水火風之四大說。或於此外復益以一空而成爲五大說。由此觀之。則由極微論須與四大說或五大說相提並論矣。今且先研究奧義書之元素論。然後再及於佛教之說一切有部並順世派與勝論派所言之元素論。蓋就自然觀察而論。則順世派與勝論派及說一切有部。此三者之思想內容及其學派之態度。均有密切之關係故也。若探此三派學說之來源。即謂其皆發自奧義書。亦無所不可也。物質還元仍爲四大。此說在古代化學未明之際最爲流行。昔時印度及希臘皆曾有學者推論及此。印度之論元素者。以鏘篤義耶奧義書之三元素論爲最古。其中有言曰。太初之時。惟梵獨存。唯一無二。梵常自念。我其加多。我其繁殖。作是念已。乃先作火。次則因火而作水。復因水而作地。於是梵乃遂爲命我 *Jivatman* 而入於此之地水火三元素中。云云。由此說觀之。則知物器世界之地水火三元素。無一不由梵生矣。復次。此三元素者。若依吠檀多之解釋。則非指現實物質之地水火言。乃適與有部所說之

地水火風四大相當者也。欲構造現實物質之地水火。尙需左表所列之各元素混合以成之也。

現實之地 元素之地二。水一。火一。

現實之水 元素之水二。地一。火一。

現實之火 元素之火二。水一。地一。

此三元素之說。來自太特梨耶奧義書(二一，一，)後乃一進而爲五元素之說焉。今錄其原文如下。

From that self (brahman) sprang ether from ether air; from air fire; from fire water, from water ether; from earth herbs; from herbs food from foodst seed; from seed man, M, m thus Consisto of th essence of food.

茲譯其文曰。自梵生空。自空生風。自風生火。自火生水。自水生地。然後物器世界方始成就。三元素及五元素。其爲數也雖有不同。然說物器世界皆由梵生。此則是共認之說。無有或異者矣。然而此等元素如何配合遂成此種種之物體乎。於此問題。奧義書中無詳細之說明也。

11 順世派

順世派 Lokayatāh 者。於釋迦佛未降生以前卽已成立。人咸稱彼爲淵源於古聖之毗梨阿鉢 Brhis-pati 焉。此派在印度。乃唯一巨擘之唯物論也。彼所唱導者。卽自然放逸快樂之說。主張無因論。而不信

有業因果報。故佛經中常引其說而破之。然其思想之銳利明晰。及其議論之勇敢無畏。則世界唯物論中誠無有能出其右者矣。順世派得名之由。據慧琳音義云。梵音云路伽底耶迦。此稱順世外道。隨順世間凡情。所說執計之法。是常是有云云。其學說之大要。據成唯識論云。或外道執地水火風極微實常。能生羸色。所生羸色。不越因量。難是無常。而體實有成。唯識論述記云。此唯執有實計四大生一切有情。一切有情稟此而有。更無餘物。後死滅時。還歸四大云云。彼謂一切世界如無執受之非情等物固無論矣。即有執受之有情。亦皆是由於四大而成立者。彼蓋謂除此四大極微以外。不能復有精神之存在也。然而吾人現在之所知者。非於物質之外。復確知有精神之存在乎。廣百論曰。順世外道作如此言。諸法及我。大種爲性。四大種外。無別有物。四大種和合。爲我及身心等。據此廣百論之文觀之。則知順世外道之意。蓋謂心法雖不能獨存。然四大種物質集合時。即有心之現象自然現出。因此故知一切萬有。舍四大種物質以外。即無他物之存在。惟此四大種集合之物體內。有無機物。有有機物。有有執受者。有無執受者。如此不同而已。此順世外道極微之說。觀演祕之言愈足知之。演祕云。有義。順世極微。有其三類。一極精虛。二清淨。三非虛淨。所生之果。亦有其三。一心心所。二眼根等。三色聲等。據此則知順世外道所說之極微。分爲三種。一爲出生心法作用之極微。一爲構成感覺機關之極微。一爲構成非情物之極微。此三極微。其四大之性類。最初卽爲相異。

極精虛——心心所——心法作用（即精神作用）

清淨——眼根等——感覺機關

非虛淨——色聲等——非情物

若夫微集合之順序者則父母極微相集而生子微。但所生粗色。不越因量。故父母極微仍其舊有之量而生子微。蓋一子微之量。即等於其父母之量也。本來之極微是常住者。惟所生之子微則是無常。然雖無常。其體則是實有者也。以上乃是順世派之說也。彼蓋是主張唯物一元論之說者也。世人有以順世派之唯物論爲印度宗教之慧星者。謂其與吠陀奧義書之統系思想毫無關係。乃一突起之學派云云。爲此說者。世雖不乏其人。然自吾觀之。則以爲順世派之思想。仍發源於奧義書。由奧義書逐漸進化而成順世派耳。鱗篤義耶奧義書亦已論及此事。今錄其原文如下。

1. the earth (food) when eaten becomesfold its middle portor flesh; its subtlest portion mind,

2. woter when drunk becomes three fold; its grassesst portim becomes water, its middle portion blood; subtilat portion breath.

3. Firr when eaten becomes thre fold, its Grossesst portion becomes bone, its middle port-

ion marrow, its subtlest portion marrow, its subtlest speech,

4. For truly, my child mind comes of earth, breath of wates speech of fire.

此原文之意。蓋謂生理機關及心理作用皆自地水火三大之微細所分化而成者也。今以圖表示其要略如左。

地——糞——肉——意
水——尿——血——生氣
火——骨髓——語

視精神之現象爲自物質之作用而來者。不獨鏘篤義耶奧義書云然也。卽數論派之二元二十五諦之說。亦未嘗無此傾向。蓋數論 Sankhya 雖立神我爲精神之原理。立自性爲物質之原理。依此二元於是。有二十三諦之開展。然彼所立之神我。則如立於賓位之賓客。非是活動之主體也。故知數論者雖自其表面觀之。儼然似乎二元論。然彼既以自性爲覺等心法作用之所由發生。所有一切生理組織之活動。皆由自性而來。由此觀之。則彼與順世派固可謂同出一轍。皆同立於唯物論的心理學之地位者矣。在順世派雖未立神我之說。然數論所立之神我。實亦未嘗認彼爲行爲之發動者。故數論亦仍是機械論之流派而已。非是唯心論之流派也。

三 勝論派

勝論數論二派。佛教視之爲外道之二大系。故佛教諸經典。對此二派記載亦復獨詳。矧此二派之要典。所謂勝宗十句義論及金七十論者。既已曾由玄奘三藏與真諦三藏譯成漢文傳來中土。故吾佛門弟子。對此二教研究亦復最深。况此兩派亦皆具有高尚哲學之精神。且此二派對於一切萬法。在數論派則以緣起論而說明之。在勝論派則以實相論而說明之。皆具有興味之說明也。所謂勝論云者。梵語則稱爲吠世史迦。vais esika蓋譯音也。若就義翻。則名爲勝論。卽爲最勝之義。據翻譯名義集第五之半滿書籍篇云。衛世師正云鞞。此云無勝。又據唯識述記云。亦云吠世師迦。此翻爲勝。造六句論。諸論罕匹。故云勝。或勝人所造云勝論。觀以上之二說。則勝論立名之義可明瞭矣。勝論之學說。以一切萬物歸於六句乃至十句之特定要素。以此要素之集合離散論萬有之生滅現象。此卽勝論立說之大概也。彼對於現象界分析觀察非常緻密。其組織體系又復整然有序。故余嘗謂勝論派乃綜合印度外道諸派之學說而火成之一新學派也。順世派主張唯物一元論。以地水火風之四大分析一切現象。謂地水火風四大卽是一現象之窮極要素。而對於精神法則不認其獨存。然在勝論派之學說則不如是。對於精神法等亦立之爲實體焉。成唯識論述記曰。此勝論更許有餘物。順世不然。據此而觀。則勝論與順世之比較已大概可知矣。

勝論細分萬有之要素。爲實 dravya 德 guna 業 karma 同 Samanya 異 Visesa 和合 Saravafa 之六句。其中所謂之實句義者。卽實體也。德句義者。卽性質狀態也。業句義者。卽運動現象之原理也。同句義者。卽同的關係之原理也。異句義者。卽異的關係之原理也。和合句者。卽是使不可分離之物使之結合之原理是也。勝論之實句義中。攝有地水火風空時方我意之九種。其德句義中。則攝有色味香觸數量別體合離等十七種。又或二十四種。而實句中之五大。又各有左表所列之諸德焉。

地	色	味	香	觸	○
水	色	味	○	觸	○
火	色	○	○	觸	○
風	○	○	○	觸	○
空	○	○	○	○	聲

又在太特梨耶奧義書云。因有空故。吾等乃有聞。因有風故。吾等乃有聞與觸。因有火故。吾等乃有聞有觸有見。因有水故。吾等乃有觸有見有味。因有地故。吾等乃有聞有觸有見有味有嗅。此說與勝論頗覺相似也。勝論分析物質至於不可分之單位則名之爲極微。且謂此極微爲常住不滅者。翻譯名義集曰。計積極微以成器世間。此外道計極微常住不滅。又慈恩之二十唯識述記曰。其地水火風。是極微性。若

劫壞時。此等不滅。散在處處。體無生滅。說與常住。又成唯識論述記云。唯地水火風四有極微。蓋勝論謂實句義中之九法。唯地水火風四者有極微性。此極微之體。乃是不生不滅而常住者。此常住之極微。就其性質而類別之。則有地水火風之各別。二十唯識述記云。有衆多法體非是一。卽謂此也。故知彼所說之極微。其自身有此地水火風四種性質之異焉。極微之形量。非認識之所能及。故其方分形體。非吾人之所能知。彼勝論師特推定之。以爲是圓體而已。要而言之。勝論中之極微論云者。蓋就物中之最微小之單位而立此名也。其種類有地水火風四種之別。其性則常住不變。永不生滅。能爲作他之因。而不爲他之所作。乃是無始無終之實體也。集合之時。各以二倍之次序展轉。以成萬物。三千世界亦由是而成者也。

四 說一切有部

說一切有部者。Sarvastivāda 乃佛教小乘二十部中最昌盛之一派也。有名望之論師多出於此派。其所依之經論亦復甚多。考其學說。大要分一切萬法爲五位七十五法。謂諸法三世實有法體恆有。世人稱彼爲說一切有部者。卽因彼說三世實有法體恆有故也。五位云者。一色法。二心王法。三心所有法。四不相應行法。五無爲法。是也。色法有變壞質礙之義。其中分爲五根五境無表色等之十一種。而此十一法中。有變壞質礙之義者。唯五根五境之十法。其無表色則無質礙之義。故非真實之色。云云。極微者。卽

是分析五根五境之色法至於極少之位之名也。俱舍論云。分析諸色至一極微。故一極微爲色極少。云云。以上各說。乃印度外道及小乘佛教之極微論也。然皆非是正義也。欲知正義。須學大乘唯識教義。讀成唯識論可知也。

徐澄宇論著第一集

出版預告

總發行所

本書包含徐先生學術論著
十餘篇。除少數曾在各大雜
志披露外。餘多未經發表之
作。凡研究國學者不可不讀。
全帙五萬言。精裝一冊。

實價五角

華通書局

文學要略發例

林 損

自古之論文者多矣。雖所從言之路。有省不省。而其得失相蔽。可得以次焉。夫淹通之才。潛心著述。游思廣漠之鄉。探跡人天之表。意象所至。玄化無窮。推故得新。幽入顯出。堂奧既盡。而旋折不迷。此其所長也。必力求異衆。自關叮咛。萬目並觀。一心獨運。久視成眩。彌見艱苦。是以田豐用多謀而疑。仲尼云再思而可。則其所短也。厥流一矣。若乃曠識之士。睥睨寰宇。五弦在手。鴻鵠高飛。執弓偶發。一貫墜翻。蓋餘技所注。而妙合巧工。斯由天縱。非關人力。又或揮塵廣座。談言微中。觸物會心。頓成絕調。故阮瞻以三語達莊。轅固以片辭解老。求其用心。初由率爾。又或獨學無友。鄙陋鮮聞。奮其私智。苦索不獲。途轍既窮。肺肝將吐。而景物外牽。精朗忽啓。魚躍鳶飛。太空無礙。荀卿有言。今夫亡鍼者。終日求之而不得。其得之非日益明也。眸而見之也。心之於慮也亦然。蓋數事者。研閱雖淺。而機趣自呈。若淵明之采菊。如貫休之論詩。皆其所長也。至於出言不恆。叩端無物。雌黃於口。而善惡未明。褒貶從心。而是非莫準。智者知而笑之。愚者駭而奉焉。口耳流傳。欺惑轉盛。間有奇才絕俗。腹笥五車。條貫未遑。問學已集。於是憚叩鐘之煩。激當筮之矢。應聲成響。千里傾聽。駟不及舌。因而文之。修飾彌縫。儼然無闕。斯自欺以欺世。復誣古而誤來。則又其所短也。厥流二矣。若夫鴻博之士。志務立言。詘五指以頓裘裳。聞一貫而求忠恕。若網在綱。有條不紊。

如葉依樹。披其本根。觀匡廬之面目。則峯嶺皆眞。營阿房之庭榭。而榱桷並繪。組之猶庸蜀之貝錦。純纈以無跡。析之則於越之素絲。繁縟而不亂。蓋所謂處璿璣以觀大運。則天地之動。未足怪也。據會要以觀方來。則六合輻輳。未足多也。非天下之至蹟。其孰能與於此。此其所長者也。然而壽陵學步。東里效顰。未得國能。或增其醜。於是有疏漏之徒。抱殘缺之學。襲庸廓之言。飾富厚之貌。積空美而無珠。廈雖大而失庇。茂林豐草。僅供麋鹿之游。長江大河。夫豈錐指可盡。是知螻蛄爭年於鄭市。固老彭之所譏。鷓鴣議廣於鄧林。非大鵬之肯顧也。亦有本非無學。拙於用多。歲月迫乎其前。筆札常牽其肘。千珠走盤。散錢委地。穿引無方。搜索盡苦。而子荆居室。卒以苟完。叔孫朝議。終乎因襲。未蒙尼父之嘉。乃受兩生之侮。非不幸也。又或推十合一。侈少爲多。以附庸而僭侯王。猶孩提而操干將。然秦王之贖。且絕於舉鼎。項籍之勇。或窮於拔山。彼多多之難憑。况空空之易竭乎。斯則貪得務功。懸疣駢指。徒廣形而失性。異吾黨之所聞。是又其所短也。厥流三矣。是故達者知其然也。力矯其枉。而求反於中。甯簡無繁。甯約無博。惟精一之獨執。庶糠粃而皆掃。知三軍之難馭。率裨佐以自雄。其在文章。各揭一幟。或研體式。則有彥昇仲洽之書。或考法制。則有子桓士衡之作。自斯以後。踵事遂多。文史則上稽虞夏。詞性則遠紹希羅。以云製作。則損之又損。求其識鑒。或立而又立。當夫遊思微渺。深入無間。毫髮所牽。全身皆動。探龍得珠。斯鱗爪在所必遺。相馬及骨。而驪黃亦可不問。况乃一丸之泥。竟封函谷。三矢乍發。遂奠天山。舉其功能。既拔其萃。較其眞妄。

又殊乎衆。孔子有言。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此其所長也。然而拘者爲之。則又向鵠失墻。擬髮遺貌。據培塿而小泰山。坐智井以畫天地。飛搶榆枋。則已至矣。舉隅不復。又焉用之。則又其所短也。厥流四矣。至若詞章之士。沉浸穠郁。時習而巧思。生含咀而神味出。深造自得。取左右而逢源。注手傾心。輒浩乎其沛爾。途無廣隘之異。而不失其馳。藝無高下之殊。而惟求其適。三折肱者。或爲良醫。觀千劍者。遂成歐冶。蓋險阻之備嘗。斯甘苦之有獲。此其所長也。抑或小智自私。賤彼貴我。味情性之異稟。恆宋越而共論。子云四絕。犯之而不顧。佛言六通。嘗焉而未察。推舟之道何施。轉環之術安在。况若孫可之之述怪奇。趙秋谷之譜聲調。矜言談龍。祇類炫餅。譬猶亡國大夫。每誇從政之烈。五朝卿士。自詡閱世之資。倚其老耄。嗤點後進。鼓舌搖唇。不知顏厚。以爲無得。則體驗實深。而云可觀。則陳腐尤甚。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則又其所短也。厥流五矣。抑我聞之。大易之道。窮則必變。文章之窮。乃求其通。通變之故。在於因應。因應之釋。義兼內外。若是者。既非自得之資。尤與攻難有別。如有論列。其反動之謂乎。老子曰。道者反之動。蓋反動者。能破而尤能立。攻難者。不能立而獨能破。自得者。建內而不及外。建內者。其內重也。不及外者。外物不可必也。不能立而能破者。非以自固其圍也。以攻取而已矣。能破而能立者。其旨在於立也。命曰反動。誠以因賓而立主也。夫因賓立主。亦多術矣。或殷質而周文。則利在匡濟。或夏滂而秋旱。則弊皆失中。或山崩而鐘應。則涉於影響。或晉扑而齊興。則

近於侵襲。或居循環之中。待時而進退。或出砥履之外。無足爲損益。或本小以致大。或圖王而僅霸。或伐大梁以解趙都之圍。或藉田榮以製項氏之肘。是故有攻難之心。而不與物違。無依附之跡。而或與我合。不與物違。故有潛移之功。而俗無所駭。或與我合。故有默契之用。而人不能間。使擴而充之。以起衰振敝。代謝於無極。此其所長也。褊而出之。以素隱行怪。弔詭而莫已。斯又其所短也。厥流六矣。反動之外。斯惟感喟。感喟者。感則鳴。不感則止。然當其感。亦徒能鳴。一鳴之餘。更無他技。使拔趙而立漢。固勇有所歉。苟劃疆以守土。則才亦未至。絕諸耳目之外。則雞犬之聲已聞。攬之圍堵之內。而馬牛之風不接。於是深觀洞察。得其隱微。評是刺非。動中窾會。雖無躬行之能。要爲識解所寄。此其所長也。其或剛而越禮。則大怒毗陽。柔而失節。而沉憂滅性。惡齊王之夸言。而侈陳雲夢。因鄒魯之鄙儒。以並詆孔周。苛責闕黨。而莫知其子之惡。迎吠素衣。則不辨楊布之貌。心有所辟。精亦搖焉。則又其所短也。厥流七矣。雖然。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立天下之士於堂階之上。而與之語文章。而曰我不能者幾人。能言之矣。而能舉其大者幾人。能舉其大矣。而得其精者幾人。夫言之大小。恆繫乎塗徑。而語其精粗。則視乎琢磨。苟惟琢磨之求。而舍冕旒之貌。則語大者未必其皆精。語小者未必其皆粗也。况乃宇宙之際。作者萬家。方聚羣分。各從其族。其中亦豈與巧黠之輩。鳳鳴鷲翰。頗知高下之殊。未明得失之故。墻面而論車服。盲目以議丹黃。灑掃初習。遽卑管仲之功。儻石不瞻。妄比石崇之富。故其於文學也。章句則薄其瑣屑。格律則鄙其拘攣。法或師

承輒云窠臼未脫。誼必軌物。則謂變化無多。於是高山雲表。俯瞰天衢。萬籟並空。獨抒胸臆。或云文以載道。或云志在立言。或云體要之爲尙。或云氣勢之所主。此諸說者。其智皆當矣。然進而求之。所載何道。所立何言。體要之尙何方。氣勢之主何術。則又首左右而屢顧。說出人而欲遁。祇挾浮辭。鮮聞要旨。譬猶鑿冰成壁。範土爲人。形似徒具。靈質咸非。而後生少年。矜其高泛。聲形相吠。風動九垓。益復強顏著述。文過飾非。肆彼擊排。壘斷衆善。章學誠所謂以不能名家之學。入趨風好名之習。挾人盡可能之筆。著惟意所欲之言。可憂可懼。此類是矣。然反是者。則又讓其當仁。以避攻難之鋒。飾此厚貌。以邀謹愨之譽。謂章句不可不治。格律不可不嚴。窠臼誠不可脫。變化容無足多。而所謂章句與格律。窠臼與變化者。固未嘗心知其意也。夫塗徑雖異。精粗則同。以我之精。而適與人之精者遇。則道喻而志通。斯無間矣。以我之精。而遇人之粗。僅乃勝焉。未足誇也。今以人之粗。而亦以其粗者應之。五雀六燕。銖兩平施。以暴易暴。云何足勸。然則凡百君子。論列文章。惟宜較其精粗。不當執其塗徑。殊途同歸。每由精造。登堂襲裳。終名庸廓。庸廓之作。惟有其短而無所長。學者所爲痛絕也。厥流八矣。宇宙之際。大而河海。小能微塵。有物必有事。有事必或曰。庸廓之爲。則既聞命矣。雖然。殉名之倫。有格下。或共治章句。而是非精粗。各各不同。乃至一言一字。一團一點。驕觀似無大殊。細研必有所判。此章學誠所以作辨似之篇也。發憤有作。草稿甫屬。矜奇炫衆。下者時形於簡牘。上者乃懸詒國門。伯樂一顧。則利可百倍。市人羣詫。而莫改一字。尋其懷抱。亦庸廓之流歟。曰。聲聞過情。君子恥之。孟軻之所述也。小人之學。以爲禽犢。荀卿之

所譏也。蓋無其中而炫於外。斯其所短耳。若炫於外而有於其中。夫固猶人之情也。然而按劍之遭。則足之辱。知音之難遇。枉尺之無濟。賢者懼焉。則甘以伏匿。天下惜之。乃共爲揚詡。穀梁子曰。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名譽既通聞。而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今既不足與語於此。則蟲在戶而自鳴。錐處囊而末見。亦各從其志也。至若鍾嶸之投刺。彥和之攀輿。劉氏忤其監修。張生爭之學使。豈得已哉。蓋病沒世而名不稱。磨滅而道不行也。况乃衣錦尙褻。懷玉被褐。良賈深藏。而羣胡爰止。盛德若不足。而四海向風。玉在山而草木潤。實處躬而譽聞彰。又固其所也。皆其所長者也。厥流九矣。抑又聞之。學者有爲己爲人之異。惟論文則亦然。爲己之道。要在自得。然自得者。有得而後有作。爲己者。有作以求有得。此其異也。是故本諸見聞。證同析異。紀錄靡遺。以當論讞。古人萬千。屈居階下。一言之合。莫逆於心。但求吾衷之安。不恤天下之議。置器足以成家。設貨則不足以行賈。當其反身而誠。不誘勢利。天地坼而色不變。雷霆擊而耳不聳。則其所長也。不受賢者之箴規。惟殉一曲之私蔽。則亦其所短也。厥流十矣。爲人之學。恆人所諱言。然論列文章。將以爲公用。則施於天下。舍則傳諸其徒。於是進退有行權之道。易止有救失之方。因材而篤。天且不違。時然後言。人所不厭。况自師弟子之制興。則授業解惑以爲貴。自登進之途闕。則程功課能之具先。美者恃爲刑范。劣者亦以梯媒。求者既事於揣摩。作者必有以響應。故課兒之編。啓蒙之作。嚶求之集。獻納之言。流行之速。過於置郵。夥頤之帙。乃可充棟。然而上善若水。隨器成形。利萬物而不爭。和衆

味而皆濟。此其所長也。至若舍帝王之略。逞縱橫之辨。殉好惡於主君。投羔鴈於宰執。口將言而囁嚅。書初進而皇懼。廢寢食於窺探。變志節於華利。蓋風會所趨。賢者不免。漢唐以還。於今爲盛。班固致嘆於經術。我亦有感於斯文焉。此又其所短也。厥流十有一矣。若夫上承往哲。志求復古。約其派別。又有數端。述大義而暢微言。因漸漬以衍薪火。則淵源之作也。本隱之顯。張皇發揮。造語不離於宗。致用乃廣於舊。則發明之作也。衛翼故說。力闢異端。干城所寄。湔吾煩憤。則辨護之作也。皆其所長也。至於架屋施牀。肩袂相接。不改緇衣。載玩土缶。以水投水。如塗塗附。則爲駢枝。我躬不閱。述古自鳴。盪舟推陸。吹枯雕朽。謂亡者可以復存。後生不足爲畏。則爲依附。斯皆其所短也。厥流十有二矣。然異轍者。又復崛起自雄。目空往古。務去陳言。要亦有辨。其或發前古之屯蒙。闢萬世之荆棘。華路藍縷。以啓山林。斯其所長也。若乃志存攻難。則忠恕之道闕。力索隱怪。則自爲之術乖。變黼黻而懸鶉。則制異於前而施益下。假嫚罵以鳴高。則氣浮於辭而用愈狹。况夫積重莫返。專欲難成。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更弦改輻。自取紛亂。必若安石之治宋。無寧曹參之規齊。此又其所短也。厥流十有三矣。且古之作者。羣稱韓柳。觀其論文。散在書說。使無李翊之問。則韓愈無以明其淺深。無章中立之請。則柳宗元無以發其底奧。况二書之外。問答尙多。餘子彷彿。更僕難盡。而包世臣執舟雙楫之作。王世貞師友師傳之錄。則酬答之辭。裒然成集。彙而訂之。亦足名家。斯或一格也。厥流十有四矣。乃若奇零之作。細若牛毛。然或非論文。義偶相涉。披沙取金。

時多妙諦。或綜論學術。設目以求。雖亦成篇。要爲支子。魏文之典論。顏氏之家訓。深寧困學之紀。亭林日知之錄。語皆盈卷。義必錯綜。蓋一派也。又或草創方就。潤色未能。件繫條分。將用一貫。而歲月不居。流露莫掩。碎錦雖美。未可爲衣。又一派也。若夫心智所通。皎若列眉。而敘次無方。卒從散見。斯惟有識。而無其才。章實齋謂裴松之不能自立。而作補注。以托庇於陳壽。吾謂黃叔琳浦起龍之徒。何獨不然。至於嚴有翼。陳駸。李耆卿。劉熙載。咸有論列於文章。而無著述之義法。才難之歎。信不虛矣。此又一派也。厥流十有五矣。若夫綜集前人之論。而無折衷之術。則無識而多聞。句評字謫。批判如林。則有見而無統。選輯諸家。去取必嚴。雖咳唾之不發。而昭察於萬象。故自昭明始有文選。而唐則有文粹。宋有文鑑。元有文類。金有文最。明有文在。清有文匯。至於派傳類聚。體別地分。纂訂之勤。抉擇之苦。此亦文學所不遺也。厥流十有六矣。總此諸家。比其同異。或跡離而神合。或形近而意殊。或繫屬於萬端。或剖判於一髮。棄短取長。竊有懷於斯志。金聲玉振。誠謙讓而未遑。惟梁之劉勰。著爲文心。矩矱蓋具。得適從焉。理不厭博。誼不厭精。插其所有。補其所無。齊梁以降。尤資探討。死者復生。庶無訶責。爲書十卷。命曰文學要略。略者愧不能詳。要者知非可緩。自發例至述旨。明統緒也。文性至文情。著維繫也。營序至轉難。定基構也。定格至義理。立刑范也。機匠至選輯。便觀摩也。總始至審今。存文史之大略。而有所不知。則缺如也。宗劉至歸方。訂前識也。由於自得。必早正以待之。其無得於中者。不得而穿鑿焉。非罣漏也。解蔽入篇。辯疑而析惑也。知音以下。

聊備時論。一旦豁然。則荒唐之言。皆妙道之行。已日就月將。斷幹裂石。二三君子。共觀覽之。一得之愚。猶將俟諸百世。孟子曰。智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謹發其例於此。固以自警。且將持爲左券焉。

華通書局發行

國學大綱

再
版
書
出

徐澄宇先生撰

近年國學一課。為海內各學校所並重。而歷來尠有善本。教者學者。交相苦之。徐澄宇先生。歷任各大學國學教授。本其多年經驗學識。撰成此書。取材精審。陳說贍富。在近世述作之林。實所罕觀。舉凡書籍制作之原。類族之分。經史流別。漢宋脈絡。莫不考詳同異。辨章得失。至論諸子百家。尤多特識。美言絡繹。勝誼紛陳。文學以詩賦駢散。分述流變。羣山萬壑。總赴荆門。龍衮九章。惟挈一領。統觀全書。如網在綱。條分縷析。皎莫列眉。治國學者。允宜手此一編。升堂入室。斯為階陞。大學高中。用為課本。尤佳。

實價

精裝一冊 大洋一元五角
平裝一冊 大洋一元一角

老子口義第一輯序

林 損

史稱老子爲關尹著書五千言。言道德之意。斯當時酬對語耳。關尹聽而識之。甚平易也。使予得揖讓其間。亦且莫逆而笑。後之言老子者。凡數百家。推之使高。鑿之使深。自任以奇。而誣民以不正。聚訟紛紜。驚怖庸目。使以爲腹不爲目之說格之。則韓非劉安之所徵驗亦已侈矣。况自王弼下乎。予今所言。並循其本。然於老子之意。不知其合歟否也。其不合者。不知其孰是而孰非也。蓋孔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而莊子曰。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謂耆艾。言豈一端。亦各有所當耳。詩云。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豈老子之謂乎。

老子口義第一輯序

謂老子爲易讀乎。則何以讀者之多而喻者之少也。謂老子爲難讀乎。則何以不讀而爲之注者衆也。夫深求之而失之鑿。淺求之而失之膚。皆負古人者也。然古人有淺者。而我以深求之。則古人之淺自見矣。古人本深。而我以淺量之。則我之淺而古人不可階而升矣。深而不鑿。本隱之顯。讀老子然。讀他書亦何莫不然。雖然。我不敢爲深語也。使諸君淺而予深也。則深者其誰喻之。使予淺而諸君深也。則予請避席而聽之耳。

老子口義弟三輯序

嗚呼。如損之於老子。可謂盡心者已。甲校未終。遷之乙校。乙校方半。則丙校延之。自北京而奉天。轉徙上海。南京。廣東。又歸憩於北京。莫非講老子也。嗚呼。斯何故哉。蓋違老子深藏若虛之戒而已。夫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聽之不可聞。用之不可既。損甚慚於老子。而諸君猶樂聽之。斯牴牾錯出者。時涉於儒。時解以佛。時以爲丹經。時以爲兵法。時參韓非之說。時取嚴君平之言。或碎義以逃難。或譁世以取寵。校勘文字。更無論焉。老子一書。果如是其幻與。損之爲學。寧支離至於斯極與。蓋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所自言也。博者不言。言者不博。而強爲關尹作五千言。乃去。試以質之老子。恐無詞以自解也。聖人不積。既以與人。己愈有。既以爲人。己愈多。豈老子所以諄命關尹者耶。擬議之間。損不敢僭。然老子深遠矣。

老子口義弟四輯序

仲舅介石先生。兼綜百家。尤善言考子。治佛亦以慈悲爲本。故論古多恕詞。而損必覈名實。此厚薄之驗也。雖然。以有無較陰陽。則周易尙己。以復命見天心。則老子遜己。以恍惚言道。則道有可離。己爲道非以明民。則焚書坑儒之禍兆已。孔務發之。老務收之。孔務張之。老務弛之。孔務成之。老務毀之。猶龍之嘆。聞之者其誰與。今吾舅亡矣。恨不獲侍坐一獻論也。嗚呼已哉。

老子口義弟五輯序

老子一書。善明陰陽消息之原。而未周於用。予亦洞觀奧區。而不能御六氣之正。以遊無窮。始知陰符經所謂迅雷烈風。莫不蠢然。非虛語也。且陰陽消息之原。又何得而私哉。代大匠斲者。必傷其手。從老子之道。希有不傷手者矣。誨爾諄諄。所以戒也。

老子口義弟六輯序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在上所宜知也。民不畏威。則大威至。在下所宜知也。龍蛇啓陸。天地反復。上下爲出位之思。殺機其能弭乎。此則老子所研幾自得者。吾黨識之。

老子口義弟七輯序

世豈有老子乎哉。孔子曰。老子猶龍。世豈有龍乎哉。無龍斯無老子矣。然或謂雲與雨者。龍所嘘也。有雲雨則有龍矣。老子之書具在。又安得謂無老子也乎。龍吾不知其乘風雲而上天。老子吾不知其化形而登仙。嗚呼。老子其猶龍乎。

報載無名子所撰教授外史。有涉及老子者。每竄予語。以資談助。夫學術固非諧謔之具。而精理名言。亦非爾雅淵懿之文。不能達也。予才辯雖未瞻舉。然辭氣務遠鄙倍。樞機所發。後生末學。豈易擬議其萬一耶。佛言仰天而唾。反從己墜。舌不可及。唾不可拭。斯大愚之尤者。予深憫之。謹拈以戒吾黨。

碧湘閣雜掇出版豫告

陳家慶女士所撰詩詞話遊記多種。舊散在各報。極爲讀者所歡迎。頃由女士哀成一輯。並加入未發表雜文數種。總名之曰碧湘閣雜掇。文詞優美。最宜采作中學課外讀本。全書一冊。不日出版。

總發行處上海華通書局

霜厓三劇出版

吳瞿安先生撰 精槧兩冊。上册劇文。下册歌譜。
發售處。蘇州護龍街塔兒巷百擁樓書鋪。

定價每部 連史紙三元 外埠郵費兩角
賽連紙二元

黃季剛日知錄校記序

章炳麟

昔時讀日知錄。怪顧君仕明。至部郎。而篇中稱明與前代無異。疑爲後人改竄。又素夷狄行乎夷狄一條。有錄無書。亦以爲乾隆抽毀也。後得潘次耕初刻。與傳本無異。則疑顧君真蹟已然。結轡不怡者久之。去歲聞友人張繼。得亡清誰正時寫本。其缺不書者。故在。又多出胡服一條。纏纏千餘言。其書明則本朝。涉明諱者則用之字。信其爲顧君真本。曩之所疑。於是砉然凍解也。顧其書丹黃雜施。不可攝影以示學者。今歲春。余弟子黃侃。因爲校記一通。凡今本所缺者。具錄於記。一句一字。皆著焉。其功信勤矣。頗怪次耕爲顧君與徐昭法門下高材。造鄰受命。宜與恆衆異。乃反剗定師書。令面目不可全覩。何負其師之劇耶。蓋亦懲于史禍。有屈志而爲之者也。今校記既就。人人可檢讀以窺其真。顧君千秋之志。得以無恨。而侃之功亦庶幾與先哲並著歟。于時戎禍紛拏。倭爲溥儀蹂熱河之歲也。章炳麟序。

天風閣詩

徐澂字先生撰

江南連史紙精印一冊——實價銀一元

碧湘閣集

陳家慶女士撰

江南連史紙精印一冊——實價銀一元

發售處上海四馬路華通書局

見本書無道以知之矣。今清命已訖。神州多虞。祕籍復章。寧非天意。侃得因以撰成斯記。使人知今本之失真。其亦顧子所許與。至鈔本譌字駁文。與其小小異同。無關大義者。固可得而略也。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黃侃

日知錄目次校記

黃侃

卷一 自邑告命今本刪 不耕穫不菑畲今本刪 東鄰無書有

卷二 九族無書有 惠迪吉從逆凶今本刪 錫土姓改字 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本刪 武王伐紂

今本刪 王朝步自周改字 召誥今本刪 顧命今本刪 文侯之命改字 古文尙書今本刪 豐熙僞

尙書今本改字

卷三 何彼穠矣今本刪 邶鄘衛今本刪 楚吳諸國無詩改字 小人所腓改字 申伯今本刪 韓

城今本刪 不弔不祥改字 詩序今本刪

卷四 楚吳書君書大夫改字 星孛字入於北斗 納公孫寧儀行父於陳今本刪 大夫稱子

今本刪 王貳於虢為卷之五 五伯今本刪 地名傳地名

卷五 死政之老改字 奠摯見於君為卷之七 三年之喪改字 為人後者為其父母今本刪

卷六 檀弓今本刪 社日用甲今本刪 致知為卷之九 未有好仁而不好義者也無書有

素夷狄行乎夷狄今本全章具存

卷七 朝聞道夕死可矣忠恕下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改字 管仲不死子糾今本刪 梁惠王

鈔本自此 爲之卷十 塵無夫里之布 鈔本在孟子自 齊葬於魯下 茶 今本改字 九經 今本改字 考次經文 今本刪一節 又刪小注

卷八 鈔本爲卷 十一 州縣賦稅 刪小注改字 屬縣 鈔本在州縣品秩 下書與今本同 鄉亭之職 改今本 掾屬 小注 史胥

今本 法制 改今本 選補 鈔本自此爲卷之十 二今本刪小注改字 停年格 改今本 銓選之害 小注 刪

卷九 鈔本連 上卷 封駁 今本改字 駁 部刺史 十三今本改字 宗室 改今本 刪小注 藩鎮 刪小注 邊縣

今本 宦官 改今本 禁自宮 改今本

卷十 鈔本爲卷 十四 開墾荒地 改今本 蘇松二府田賦之重 改今本 刪 豫借 字改今本 刪 馬政 十六下四條鈔本在卷 十六助餉下馬政條

今本 刪句 行鹽 鈔本行 作私

卷十一 鈔本爲卷 十五 權量 小注 刪 以錢代銖 小注 刪 十分爲錢 小注 刪 黃金 改今本 銅 小注 刪 短陌

今本 改字 僞銀 改今本

卷十二 鈔本爲卷 十六 財用 改今本 刪 言利之臣 改今本 助餉 一今本 刪 街道 改今本 刪 河渠 刪句改字 刪

卷十三 鈔本爲卷 十七 正始 改今本 宋世風俗 改今本 流品 改今本 除貪 作鈔本 除 禁錮姦臣子孫 改今本 范

文正公 已下二條鈔本在 卷二十九 駁下

卷十四 鈔本爲卷 十八 封國 改今本 乳母 改今本 聖節 鈔本目在前 證法 下書與今本同 君喪 改今本 像設 改今本 從祀 作鈔本 配本

享今本 改句

卷十五 上卷 鈔本連 墓祭 改今本 前代陵墓 改今本 停喪 刪今本 火葬 改今本 喪娶 改今本 丁憂交代 目鈔本無

丁憂二字書內仍有 武官丁憂 鈔本目無書有 居喪飲酒 改今本

卷十六 之十九 鈔本為卷 秀才 改今本 舉人 字刪今本 制科 改今本 經義論策 刪今本 三場 改今本 題切時事

改今本 試文格式 改今本 程文 改今本

卷十七 上卷 鈔本連 生員額數 刪今本 進士得人 刪今本 大臣子弟 改今本 搜索 注改今本 座主門

生本已下四年齒下 出身授官 鈔本在史學下今本改字 恩科 已下二條在搜索下 教官 改今本 武學 改今本

卷十八 之二十 鈔本為卷 三朝要典 改今本 貼黃 改今本 內典 改今本 心學 刪今本 科場禁約 小注今本 朱子晚

年定論 一節 今本刪 李贄 潘本李贄作口口錄中刪黃本刪句 鍾惺 潘本鍾惺作口口錄中刪黃本改句

卷十九 之二十一 鈔本為卷 立言不為一時 鈔本日無書有今本改字 文辭欺人 鈔本在文人幕寫之病下今本改字 古人未正之隱 鈔本人潘本作文人潘本

作文黃本改字

卷二十 上卷 鈔本連 非三公不得稱公 刪今本 年號當從實書 改今本 史書一年兩號 改今本

卷二十一 之二十二 鈔本為卷 急就篇 改今本 畫 鈔本目無書有

卷二十二 之二十三 鈔本為卷 四海 改今本 生祠 改今本 張公素 改今本

卷二十三 之二十四 鈔本為卷 通譜 改今本 二字姓改一字 改今本 古人諡止稱一字 鈔本目無書有 已祧不諱 刪今本

皇太子名不諱今本改字 嫌名今本改字

卷二十四之抄本為卷二十五 主事今本改字 官人今本改字

卷二十五之抄本為卷二十六 李廣射石抄本在大山下

卷二十六之抄本為卷二十七 魏書今本改字 宋史今本改字 元史今本改字 通鑑無抄本目

卷二十七之抄本為卷二十八 左傳注今本改字

卷二十八之抄本為卷二十九 冠服今本改字 對襟衣潘本對襟衣下有胡服一目有口口章具存今本併刪 左衽潘本刪一節今

寺今本改字 酒禁已下四條抄本在卷十六河渠下 納女已下三條抄本在卷十七生日下

卷二十九上抄本連 騎今本改字 驛今本作驛 驢贏今本改字 燒荒今本改字 少林僧兵今本改字 國語抄本目擬語今本改字

外國風俗抄本作夷狄二字已下二條在干陀利下今本改題刪字改字補字刪句 徙戎今本改字刪句 樓煩今本改字 吐蕃回紇今本改字

卷三十 五星聚今本刪字 黃河清今本改字 妖人闖入宮禁今本刪字 外國應天象抄本外國作五胡今本改題改字 佛寺今本刪字

蕃俗信鬼抄本蕃作胡今本故題改字

卷三十一 山東河內抄本日分作二條書內仍與今本同 漢書二燕王傳已下二條抄本在水經注大梁靈丘之誤下 水經注大梁靈丘之

誤抄本在曾子南武城人下 大明一統已下十條抄本在長城條下此條今本改字 交趾今本刪改字 昌黎今本改字 江乘已下三條抄本在東昏下 胥門

潮信抄本在潮信下 晉國已下八條抄本在代下 太原已下二條抄本在三輔黃圖下 闕里已下七條抄本在胥門下 社首抄本無此條黃本補

濟南都尉

已在秦山都尉下

楚丘

已在昔關下

長城

下今本本在勞山

卷三十二

徑

今本改字

胡

今本注改字

(下期續登日知錄校記)

學備 日知錄目次校記

五

本雜誌啓事

本志第一期。倉卒出版。百務叢冗。編者一人之力。時間有限。隱校未能精密。文字容有訛譌。再者已後各方賜稿。願繕寫清楚。草字省筆。力去爲佳。原稿如有脫誤。編者未敢臆訂。方聞之士。幸鑑管焉。

歸納雜誌社拜啓

逍遙遊解

伍劍禪

音義曰、本亦作消搖游、按本篇未及太宗師篇均作逍遙、世說注引郭義亦作逍遙、惟五經文字、據字林補說文、當作消搖、是則古作消搖、後假爲逍遙也、遊遊說文不收、蓋游字之別體、古文遊。

此正心誠意功竟之境界也。論語所謂七十心通不踰矩之相也。儒言莊重。此持放任耳。故謬悠荒唐而未始藏其狂言也。斯篇示無爲自在。故云逍遙遊也。

以易理爲解。逍遙表無方。齊物表無物。益自有天行象數。因而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而吉凶起。人事繁然已入智汨於後天。每不能應天順化。莊生了此。主無爲以應化爲宗。故開卷揭此二篇焉。

自相宗言。此究竟位果也。所謂此卽無漏界。不思議、善常安樂、解脫身、大牟尼名法也。此位已證得轉依。依謂他起與染淨法爲所依故。轉有二、謂轉捨與轉得也。捨依他起上徧計所執、及能轉得依他起上圖成實性。

莊子三十三篇中。此第一篇所說。爲大知卽大智慧所成之道德。所得之果位。

老子第一章說有無。此篇亦說有無也。蓋此爲方物之根本。學者不知抉擇斯理。卽不能高談方物之理也。

水靜風動。爲陰陽消息之所本。故此篇開首卽從水風說起。而以化字爲樞。消息生象數。故舉小大

與年爲言。鯤鵬小大變化也。六月息年也。野馬至則已矣。句。將小大及年息收攝入於無何有之境。直貫篇末始出逍遙二字妙極。

此篇亦致中和之義。故喜怒哀樂均道及焉。卽自誠明也。下篇齊物卽自明誠也。汎言之。年者天命也。小大分也。大知則知命安分無適其性。故齊物言忘年忘義二分也。而人間世亦言命義爲二大戒。

逍遙遊以至人無已爲主。齊物論則示神人無功。聖人無名。而莊子全書亦不外言無已無功無名三者。以爲應化解物而達其自然無爲也。

此篇旨在無方。故首從南北方位說起。天生出運徙。足見天行之方原無定。而不可執者。而方卽無物。故云孰冝以物爲事。而篇尾亦云物無害者。故能應化無爲也。

北冥

天一。生水。爲天運之所由成。蓋天行自北而南。故起喻如此。釋文。冥本亦作溟。北海也。按元刊本玉篇。引作溟。文選。謝靈運。遊赤石詩注。亦引作溟。李弘範曰。廣大。冥。故以爲溟。慧琳一切經音義。入楞伽經卷二。引作溟。云。溟。謂南北極也。去日月遠。故以溟爲名也。據此。則自天道爲解。亦相符合也。

有魚。其名爲鯤。按釋文。李贖云。鯤。大魚名也。與爾雅釋魚。鯤。魚子。魯語。魚。小大相反。崔譔。詩文同云。鯤。當爲鯨。則似疑形近而譌。錢大昕曰。毛詩訓詁。爲大魚。卽莊子所謂北冥之魚。亦疑鯨誤。爲鯨。說文無鯨。篆。畧云。魚子未生者曰鯢。鯢卽鯢字。是鯢正訓。魚子也。陸引李注。鯢爲大魚名。乃就下文鯢之大而言。意義亦甚顯。或有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事方分之表。故言魚鳥之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釋文。說文云。所。鯢。木。當從之。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持心動也。齊物亦用怒字。取義相同。此怒猶未落人事善惡之分。然

字也。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持心動也。齊物亦用怒字。取義相同。此怒猶未落人事善惡之分。然而飛其翼。

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玉篇曰。運行也。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南北天行之方也。人果能體得天行之方。則無方也。而小大亦自泯。此應化心理之

當然也。當然則契合無爲。而得道逾遊之實矣。齊諧者。釋文。司馬及崔並云。人姓名。簡文云。書俞翹曰。當是。人姓名。簡志怪者也。釋文。志記也。怪異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

溟也。水擊崔云。將飛。擊。翼擊水。跟踰。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崔云。拊翼徘徊而上也。爾雅云。扶搖謂之風。郭璞云。暴風從下。上也。按一切經音義。飈注。引說文。飈。風也。續高僧傳音義云。

浮搖風也。今徐本說文作扶搖風也。則飄。浮。扶。三字。皆同聲通假。搖。正作飄。作搖者。亦同音相借也。文選江淹詩注。引司馬云。搏。團也。扶。搖。上行風也。團。飛而上行者。若扶搖也。七命注。御覽及初學記。所引。互有異同。與釋文亦小異。九

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天行。至六月。得陰陽消息之中。此應化也。此云三。云九。云六。亦含有數理。息者。方物之所由生。以息也。息乃生風。故下云風。篇名。題消息。此出息字。具有妙解。不落言詮。野馬

司馬云。野馬。游氣也。流異熱也。下生物云云。二因習氣也。此等生物游魂之以息相吹也。上文言應化。舉大。此乃至小。至微。下天之云云。又將

小大收盡。不分。至無形已。以息與吹。並擊。與上息字。單有天地之分。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此上

法心所有法之境。未及色法也。又入識中等流異熱。二因習氣。通六七識。此以天比八識下。六識以下也。天之云云。喻通六七八識。一解也。又解則蒼蒼。喻無漏。視下亦若是者。自淨分音也。以儒言爲說。則後天。大人欲申。未嘗無先天之

明德也。

本篇共分四大段。此第一大段純言大道。形容天象無聲無臭。惟着一息字。以表天運。隱消息清淨

之德。亦示天道應化。泯小大至於無聲無臭。誠逍遙之極則。而其相則無何有之相也。相既無何有

則自然應化矣。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崔本水於坳崔云。堂道謂之坳。支通云。謂埳形也。按坳字說文。文

之上。則芥爲之舟。李瓊云。芥。小舟也。說文。芥。菜也。段注云。信爲草。芥。編芥字。按此置杯焉則膠。崔云。著地也。水淺而

學術 逍遙遊解

舟大也。此示體天乃能用大也，水風為化之用，最勝，亦天行之始著，又此。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

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此地風也。而後乃今培風。六月息，天地交之風也，釋文培，本或作陪，王念孫曰，培馮也，漢書周繇傳，繇封劔城侯，顏注呂忱劔音陪，楚漢春秋

作馮城侯，周禮馮相氏注，馮，乘也，按培陪同音相假培陪馮音近義通故借云培風也。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闕在風上，故云，背負青天，司馬云，天，折也，闕，音相假培陪馮音近義通故借云培風也。

而後乃今將圖南。圖徒也，文選謝靈運游赤石詩注云，鯤海運，則圖於南，冥，上文兩用徒字，下文亦云圖南，且適南冥可證，按此節示用大乃能體大，在求道者，必體大道，積大功，然後乃克應化至於逍遙遊也。

蜩與學鳩。釋文，學，本作鸞，本或作鸞音預，司馬云，學鳩，小鳥也，崔云，學讀為滑，滑是也，說文鳩，鶻也，鶻下云，鶻，鶻也，鶻及鶻下亦同，爾雅郭注云，今江東亦呼為鶻，鶻似山鶻而小，短尾青墨色，多鶻字，林骨，鶻，小種鶻也，故司馬云，小鳥泛言也，說文，鶻，卑居也，鶻，輪鶻，山鶻，知來事鳥也，據此則學鳩即鶻，鶻，鶻也，而

非鶻與鶻也，鶻，鶻同音通假也。笑之曰：我決疾風，起而飛，槍榆枋。各本槍作槍，誤，槍，李云，槍集也，崔云，著也，是，支云，突非也，說文，槍，止也，止部曰，距止也，一曰，槍也，按飛槍即飛止也，說

文，槍，白枋，枋，木可作車，檀下云，枋也，段注云，一木二名，攷工記注，曰，輻以檀牙以檀，今本釋文，李云，枋，檀木也，當是檀，檀形近而譌。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

之九萬里而南為？適莽蒼者，三泔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謂調與

譏。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大知法大，所知能大，乃能無也，不限於方。小年不及大年。小大申方分也，出年示天行之方，南北之積也，大年

乎量數，故此云，大知大年也。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王引之曰，朝菌，淮南引作朝秀，高注朝生暮死之蟲也，廣雅未合作朝蠅，據此則朝秀

不必以二蟲之名對舉為準也，列子湯問篇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於朝死於晦，司馬及崔均云，蠅上芝朝生暮死，似本此簡文亦云，蠅生之芝，則菌作芝，解義較長，淮南晚出，為賓客雜集，未可據以改莊，高注或別有其義耳。惠

蛄不知春秋。釋文，惠，本作蟪，按說文，蟪，為春生夏死，夏死秋生，崔云，蟪，楚謂之蟪，蛄，蛄也，楚謂之蟪，蛄，蛄也，又音速，案蟪，蛄也，蛄

馬云，惠，本作蟪，按說文，蟪，為春生夏死，夏死秋生，崔云，蟪，楚謂之蟪，蛄，蛄也，楚謂之蟪，蛄，蛄也，又音速，案蟪，蛄也，蛄

馬云，惠，本作蟪，按說文，蟪，為春生夏死，夏死秋生，崔云，蟪，楚謂之蟪，蛄，蛄也，楚謂之蟪，蛄，蛄也，又音速，案蟪，蛄也，蛄

音借也。此小年也。楚列子湯問及御之南。有冥靈李頤局本作李頤。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

有大椿司馬云木名也。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陳景元謂此下成玄英本無一句今本無。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釋文特聞

間接特待聞均形近而譌作特聞是也彭祖李云名鑑封於彭城世本云姓鑑音剪按鄒語史伯曰祝融之後八姓大彭系章為商伯彭姓彭祖系章諸稽濶滅之章注云大彭陸終第三子曰鑄為彭姓封為大彭謂之彭祖又

云彭祖大彭也史記楚世家云吳同生陸終賜以彭壽竹書紀年彭祖壽率師征西河莊子太宗師云彭祖得之上及

有虞下及五霸論語曰於我老彭也夏商為方伯故荀氏以為殷賢大夫莊子所謂上及虞下及五伯亦指此周書竹

紀之彭等蓋卽一人世本注謂姓鑄名鏗者或作彭剪故虞翻曰名剪而釋文曰鑄音剪其實鏗剪皆也鏗字說文不收鏗

同音杵借故鏗或作鏗義剪音同人或作彭剪故虞翻曰名剪而釋文曰鑄音剪其實鏗剪皆也鏗字說文不收鏗

久也老考也壽老均有長久義長久則大故曰大彭也彭祖既壽故俗傳有七八百歲皇疏因從之實無據也蓋

彭自唐虞封國傳數十世八百歲而滅於閻史實具在固可徵考孔廣森曰彭祖八百歲謂彭國八百年而亡非實鏗

不死也嚴可均曰彭祖八百歲言夏四百商六百周八百矣即以莊書本文按之亦未明言彭祖長壽似久特聞之久

字乃指國之長遠而言益上文說大年故引為喻下文衆人比之句之衆人亦係泛言非謂衆人與彭祖比壽也此說

誤始於李嶽故衆人匹續比之不亦悲乎。按此段將知年兩層合言意謂有大年乃有大知

郭注不詳云湯之問棘。李云湯時賢人郭慶藩云列子湯問篇殷湯問於夏革張注夏革即夏棘革棘古字通。是已窮髮。崔云

無毛地也按列子作終髮終窮音義皆同故通用謝靈運遊赤石詩况乃陵窮髮李善注引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顯啓期農地記曰溟山海中南極之野窮髮之人舉帆揚越以為標的則窮髮為國名

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也者其名爲鯢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雨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御覽引此又注曰扶搖羊角風也今旋風上如殺羊角也釋文扶搖無注僅引司馬云羊

從下上說文風同風也詩何人斯傳曰飄風暴起之風則飄風即颯風即扶搖亦即羊角風也余疑原文搏扶搖而上句無羊角二字今本有之乃舊注以釋扶搖者後刻誤入正文而未校正耳不然莊已用扶搖何重以同義之羊角矧

學術 逍遙遊解

歸舉故籍均未引用耶今俗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釋文同。司馬云斥小澤也。本亦作尺。崔

作尺是也。文選曹植七啓注。鶴雀飛不過一尺。夏侯湛抵疑尺。鵬不能陵桑榆。淮南注。斥澤之鵬。文選亦作鷗。案斥尺古字通。崔本

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申大

知法天竟小不見大此節則暗包年字於小大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

若此矣。

此第二大段引申用天之道。至於人事。蓋承上水風小大。而明分小大以喻方分局促。特出小知不

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二語。為欲破方分。破人知也。為欲人法天。乃克逍遙合無為之旨也。此處知

年相對。有乾以易知之義。照前一段也。至此為一小段。奚以至悲乎一小段。申年知之相。（即義

意）湯問一小段。徵用。且貫起段。繼下一大段。申大知法逍遙之說。是為轉轉一段。則至喪其天下

焉止也。

而宋榮子猶然笑之。梁玉繩曰。宋榮子即宋餅。馬叔倫曰。宋餅又即孟子之宋牼。榮餅裡同聲通轉。按梁馬說是

不尋。韓非子云。宋榮子之議。股不鬥。爭取不隨。仇不著。固圍。見侮不尋。又云。宋榮之寬。本篇下文亦云。辯乎榮辱之境。可證。韓文崔李云。笑貌。按。論。即。蘇。之。借。字。樂。記。詠。斯。猶。郭。璞。謂。猶。即。蘇。故。爾。雅。釋。詁。云。蘇。喜。也。且

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即。阻。之。借。說。文。云。阻。險。也。險。阻。難。也。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斯已矣。

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數。數。方。分。也。數。借。為。遇。說。文。連。連。連。雖。然。猶。有。未。樹。也。司。馬。云。樹。立。也。案。此。謂。宋

夫列子御風而行。

釋文：列子，李云，鄭人名，魏寇與鄭公同時。成云與鄭公同時。宋葉大慶攷古實疑曰：列子，公同。時柳宗元曰：列子與魏子同。時魯公同。時人案成說是也。宋葉大慶攷古實疑曰：列子，公同。時魯公同。時人案成說是也。宋葉大慶攷古實疑曰：列子，公同。時魯公同。時人案成說是也。

郭公時，劉向以為種公者，誤以魏為魏，而魏古字通耳。蓋列子與老子同。尹子著書八篇，在莊子前。莊子稱之，皆不

言何時人者，待未定耳。據此則本篇引宋子之說，莊以為非，故引列子之說以申己意也。今本列子八篇，駁雜，恐非

然善也。音零，初學記引重一洽字。旬有五日後反。彼於致也。福也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

者也。待，故云有所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司馬云：六氣，陰陽風雨晦明。釋文：辯，變也。崔本作和。

也。此乃應化，合契乎天行，得大知已得此大知，則能遠遊也。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已。至人無已，道遠遊之主也。道遠遊

成實性，乃合無已之道。案徐學，陽雙林寺傳，大士碑，夫至人無已，屈體中教，至人無名，顯用藏途，已作已。神人

無功。無功者，無善惡之。聖人無名。無名者，已泯形迹，然未能忘道，德之觀念。

堯讓天下於許由。釋文：許由，隱人也。司馬云：潁川陽城人。李云：字仲武，章炳麟謂許由即許，音同。今人表書作許，

曰舜得六人，其一曰堯，陶鑄皆均從各聲，是惟陶即告陶，告陶即告，陶即告，許由也。日，日日出矣。而燭火不息。釋文：燭，本亦作燭。司馬云：然也。字林云：炬

湯得伊尹，燭以燭火。段注云：管束蒸燒之也。被除惡之祭也。呂覽：賢能，桓公迎管仲，拔以燭火。按：燭下云：取火於日，

官名。周禮：司燭，掌行火之政。令舉火曰燭。據此則本文謂燭火不息，乃堯禮讓賢者之舉。日月既出，而許由不應，故下

文云：其於光也，不亦難乎。舊解非，息即熄。說文：滅火也。案徐陵為王儁同致仕表云：燭火為薪，猶恐

假。據吳注引高士傳曰：堯舜致天下而讓許由，十日並出，而燭火不息，其光不亦難乎。亦本此。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光也，不亦難乎。夫子由。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居也。之。吾自親缺然也。請致天下。堯讓云

名無功。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許由云：名無功。

功。鷓鴣巢於深林。釋文李云鷓鴣小鳥也郭璞云鷓鴣桃雀。不過一枝。偃鼠飲河。釋文李云偃鼠也說文鼠一曰偃鼠按偃或作鼠鼠也偃大鼠小知是二種李云誤。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祝釋文傳鬼神辭曰祝

中行蓋俗所謂地行鼠也說文鼠小知是二種李云誤。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祝釋文傳鬼

周禮有大小祝。喪祝。旬祝。訊祝。尸。相。尸也。不越樽俎而代之矣。釋文曰本亦作尊俎按尊為

肩吾問於連叔曰。成云並古之懷道者。吾聞言於接輿。釋文云接輿楚人也姓陸名通皇甫謚云接輿躬耕楚王遣使以黃

問世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其歌辭亦同應帝王肩吾見接輿正與此同又淮南子尸子均云楚狂接輿耕於方

城國策云箕子接輿滲身以為厲披髮以為狂據此則知接輿其名楚人與孔子同時隱者也披髮伴狂故世目為狂

接輿也姓陸名通未詳按齊宣王封少子於平陸其後始以陸為無極也。大有逕庭。猶霄壤也言逕路之不近人情焉。皆此為累耳此佛說無明也故特於此出之云不近人情

惟不近人情者乃能無已而得逍遙游也。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釋文藐簡文云遠也姑射山名在北海中按山海經

列也列子亦作列姑射山按列藐對轉相通之假字也。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李云淖約柔弱貌司馬云好貌按在宥篇

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也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司馬云疵李音韻

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釋文云

此下更有眇者無以與乎眉目之好夫則者不自為假文假按今郭本無此兩句。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司馬云猶處

是也女汝也謂知有聾盲則是被之言亦如是汝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為一。釋文旁字又作磅礴同也亦作旁魄。世蕪乎亂。蕪說文不

之借字故李云求也亂當作亂說文亂治也。執弊弊焉。以天下為事之人也。物莫之傷。避心物外大浸稽也。天

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此謂其所處之理已足，以陶鑄堯舜之功也。孰冢以

物爲事。此篇言在無方，無方即無物。故此處云物收尾亦云物。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李云：資，貨也。章甫，股冠也。以冠爲貨，諸案廣雅釋言云：於也。諸越，猶言於越也。越人斷髮

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司馬李云：王倪，醫缺，被衣，許由。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司馬嶺本

得古讀如盆，故窅然。李云：窅，讀爲盆水也。喪其天下焉。

此第三大段申大知法天。義意分三級。遞演分兩節。先空後實。至人無己，無己即無何有。逍遙之具

相。法天應化也。體相之義已申。用之神奇未盡也。故有第四大段收。將大小方分一齊攝入於無何

有是爲收。

惠子名龜，謂莊子曰。魏王司馬云：梁也。貽我大瓠。瓠，讀文也。之種，有八種，亦人皆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

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瓠，讀皮也。落，散也。謂瓠散破皮裂，不能容水也。落於有爲，遂無功。非不鳴然。李云：虛大也。

吾爲其無用而掊之。司馬云：擊破也。按大知無爲無用，非無用也。以無用爲用也。惠子未脫所知障，未泯方分之見，不知應化，因而利之，乃剖之爲瓠，落人事已而又掊之，則有爲也。故莊子評之爲拙於用大矣。

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向云：均，疥也。司馬云：文折如龜文也。李慎云：此以龜

世世以泝澠統爲事。成云：泝，浮，澠，澠統也。李云：澠，澠於水上。章昭曰：以水擊澠爲澠，說文統，續也。或從光。客聞之，請買其方百

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泝澠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

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澠泆，則所用之異也。

時應化也。且引小可用在大之意。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也。思集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因其大而大用之。而憂其瓠

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心也夫。蓬心。故出易動之物也。心有所蔽如蓬蒿然也。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宣云音樗似樗而理疎葉臭不中用。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

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也。此不知物各有長短之慮。故下文莊並舉小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棄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

狌成云狌野貓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司馬云遊獵之物而食之。雖鼠之屬也。釋文。本又作傲。按說。數傲同音通假。作數字正。東西跳梁。不避

高下。中於機辟。辟。司馬云。辟。避也。司馬云。避。避也。從出。從放。傲。倨也。數傲同音通假。作數字正。死於罔罟。今夫斃牛。三國志。馬超傳。封疆。按。即蜀郡。牛。重。數。千。斤。據此。則斃牛。即

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

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樹之無何有之鄉。則所知障。一無及有自無而有也。二障。遂得轉依。果則安樂。解亦得究竟位。又無何有有三解。一無及有自無而有也。二障。遂得轉依。果則安樂。解亦

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天斤斧。物無害也。利也。無所可用。

安所困苦哉。

此末一大段。共分兩節。第一節至蓬之心止。假惠子言不知用大法天。是為方分心所局。故特出心

字。第二節又假惠子慮法天過大。述大而無用。蓋始迷於小。終迷於有。惑於無。不知變化適用也。莊

子乃並舉小大。言其各有所用。應化法天。逍遙無已。乃出無何有之言。為折中之用。一篇大文。乃完

所述主義亦盡。故宣氏曰。莊子點化惠子收尾數句。純是說心學上事。却特意點破逍遙二字。其教

後來學人深矣。

(下期續登齊物論解)

尙書今古文通釋

朱大可

經文今古之辨久矣。至乾嘉諸儒。考据精審。可謂折骨還父。折肉還母。然愚以爲今文當嬴政焚書之後。諸大師遞相口授。是耳學也。古文出複壁古塚。漢人強以今文讀之。是眼學也。耳學者聲是而字或譌。眼學者字近而聲又舛。必以今文之聲。定古文之字。復以古文之形。審今文之音。而後文字可正。訓詁可明。愚懷此解。垂二十年。近始取甲金文字及古音韻。鈎稽比勘。求其會通。先成尙書今古文通釋如干卷。以就正於淹博君子。第以甲金文出土未夥。質證或窮。不得不諉諸假借。他日地不愛寶。古器大出。其所剏獲。當更有進於是也。

堯典第一

曰若稽古帝堯

後漢書李固傳李賢注。文選劇秦美新李善注。並引作粵。愚按金文王若曰作日。粵若作粵。此當如二李所引作粵。惟說文粵下。引周書粵三日丁亥。不引虞書。知古文亦譌作粵。又甲金文粵字作

日放勳

說文勳古文作勳。又殂下引虞書放勳乃殂落。愚按勳勳甲金文皆未見。从熏从員。聲近可通。惟考宗周鐘王肇適省文武勤疆土。勳作蒸。毛公鼎縹裏。縹作塗。二字相似。疑勳亦勤之譌。

欽明文思安安

後漢書鄧曄傳。塞晏之化。論衡恢國篇。唐之晏晏。魏受禪表。欽明文塞。後漢書馮衍傳注。引尙書考靈耀。文塞晏晏。愚按思與蹇近。蹇與塞近。故思或譌塞。金文邾公華鐘晏作宀。晏敦作宀。與安亦近。移日於上。卽晏字也。

允恭克讓

漢書藝文志。合於堯之克讓。愚按讓讓皆後增字。本字當作襄。金文克鼎。心。厥厥心。愚釋忠讓。毛公鼎。厥厥厥。愚釋襄。皆此字也。

光被四表

漢書王莽傳。昔唐堯橫被四表。愚按光字。金文叔家父。筐作甗。古文四聲韻作炭。與黃形近。疑本作橫。與下文格于上下相對。

格于上下

說文假下引虞書作假于。楚辭招魂。王逸注亦引作假。愚按甲金文至皆作子。古文當增作格。然經

典往往作假。知其假借久矣。

克明俊德

大學引作峻德。愚按俊峻同音假借。

平章百姓

史記作便章。索隱云。今文作辯章。後漢書劉愷傳注。引鄭注作辨章。愚按平字爲采字之譌。說文采。辨別也。象獸指爪分別也。讀若辨。古文作𠄎。是此字聲與辨辯同。而形又與平近。故今古文是非參半。史遷作便。則假字也。

協和萬邦

論衡高世篇。叶和萬國。說文協或體作叶。愚按協叶皆从古文甲得聲。古文甲作𠄎。从彐从口。義可互通。

黎民於變時雍

漢書成帝紀。引作黎民於蕃。顏師古注。又引作黎萌。漢孔宙碑。引作於𠄎。愚按民字金文作𠄎。本象草木萌芽之形。借爲人民。乃別作萌。變與蕃𠄎。皆由聲近假借。

宅嵎夷

釋文引尙書考靈耀及史記作禺鏡。書疏云。夏侯等書爲囑鐵。說文囑下云。囑夷在冀州陽谷。愚按說文。禺。母猴屬。古人以獸類名夷狄。則禺夷當是原文。从土从山。皆後增字。夷或增金。與鐵之古文鏡近。故又譌鐵。段玉裁說。鐵字古文。从弟不从夷。

曰陽谷

史記索隱云。舊本作湯谷。說文囑下云。囑鐵。囑谷也。愚按說文。易从日从勿。卽陽初文。从日从水从山。皆後增字。

平秩東作

史記索隱云。大傳平爲辯。周禮馮相氏鄭注。風俗通祀典篇。並引作辨。說文辨下引虞書作平。辨。愚按平作辨。見平章百姓條。說文。辨。爵之次第也。傳此彝器。每有祖甲祖乙父丙父辛等字。舊釋殷人以十干爲字。著甲乙者。皆爲殷器。然審其形製。又類周器。吳大澂說。甲乙者。宗廟之第幾器也。以此字證之。知吳說良確。然則辨爲本字。秩爲假字。

以殷仲春

史記殷作正。仲作中。愚按殷與正形聲並遠。無由通假。殷古音同衣。書武成殪戎殷。中庸引作壹戎衣。此字疑本作正。譌爲正。後人不得其義。遂依同音改之。伯仲金文皆作中。仲爲後增字。

平秩南訛

漢書王莽傳。東巡勸東作。南巡勸南僞。羣經音辨亦引作僞。周禮馮相氏鄭注。又引作譌。愚按訛字當作爲。甲金文爲作𠄎。从手牽象服田之義。後增作僞。荀子性惡篇。桀紂性也。堯舜僞也。僞卽爲也。爲又增作譌。與僞同音相假。訛又譌之變也。

宅西

周禮縫人鄭注。引作度西。愚按詩小雅其究安宅。叶上作。大雅此維與宅。叶上廓莫。與小雅周爰咨度。皆徒落切。是同音假借也。

曰昧谷

史記集解引徐廣云。一作抑谷。書疏引夏侯等書。亦作柳谷。大傳秋祀柳穀。周禮縫人鄭注。亦引作柳穀。愚按金文免敦。昧爽作𠄎。散盤柳字作𠄎。二字或因形近致譌。孫星衍說。說文有穀字。云日出之赤。則穀當是假借字。

平在朔易

史記作便在伏物。索隱云。大傳文。愚按尸子曰。北方者。伏方也。是朔與伏互通。易物並从勿。疑形近致譌。

厥民隩

文選赭白馬賦注。引鄭注。隩作奧。愚按隩為奧之後增字。詩衛風瞻彼淇奧。即淇隩也。

鳥獸毳毛

說文毳下引虞書作毳。毳又毳下或體作毳。引虞書作毳毛。愚按从喬之字。與从叀之字。往往互易。叀朽正切。隹愚尹切。从叀从尹。聲近可通。又毳从叀省。自亦可通。毳字疑即詩鄭風衣錦褰衣之褰。从聃从耿。形亦相近。髦為毛之後增字。

碁三百有六句

說文碁下引虞書碁作碁。愚按金文其字。變體甚多。紀歲之字。如年如秋皆从禾。則此碁字从禾是也。

帝曰疇咨

說文疇下引虞書作疇咨。愚按說文。疇。詞也。當是本字。後譌為疇。又譌為疇。檀弓曰。予疇昔之夜。鄭注。疇發聲也。則疇譌疇久矣。

允子朱

淮南泰族訓。雖有天下。而綖勿能統也。說文綖下云。虞書丹朱如此。愚按綖字罕見。紅紫緋絳皆从

糸。故亦增糸歟。

關訟可乎

釋文引馬本。訟作庸。愚按訟庸。當由聲近假借。

共工方鳩僝功

說文述下引虞書作旁速孱功。又僝下引虞書旁救倭功。漢書楊賜傳亦引作孱。愚按方字甲文作牙。金文象伯敦作牙。召尊作牙。與旁相似。方爲四方。旁爲四旁。二字當卽一字。速救皆求之後增字。鳩爲假借字。孱从人在上。倭从人在旁亦是一字僝。从二人。斯俗字矣。

靜言庸違

存傳文十八年。靖譖庸回。吳志陸抗傳同。漢書王遵傳。靖言庸回。潛夫論明暗篇同。愚按金文靜敦。紀王子靜學射之事。考史記周宣王名靜。而竹書紀年作靖。是靜爲本字。靖爲假字也。言或潛之泐文。諱訓背戾。回亦引申爲邪曲。故二字可通用。

象恭滔天

漢書王尊傳。象龔滔天。愚按恭字。金文皆作龔。从収持龍。龍爲神物。持之者有敬畏意。後增作龔。又省作共。經典又增作恭。

有能俾父

說文𦣻下引虞書作俾𦣻。愚按金文毛公鼎。襄辭厥辟。又辭我邦我家。克鼎。辭王家。又保辭周邦。宗婦敦。保辭鄴國。晉邦。盒保辭王國。諸辭字皆𦣻之本字。蓋辭字初譌爲辟。後因與辭讀不同。乃加父聲。經典作父作艾。又𦣻之省文也。

僉曰於縣哉

國語。路史。漢開母石刻。周憬碑皆作𦣻。廣韻。縣下云。禹父名。尙書本作縣。愚按王筠說。縣从弦省聲。苟从系聲。無由得古本切。从系爲玄之譌。从角爲魚之譌。从骨又角之譌。

異朕位

史記異作踐。愚按俞樾說。仲尼弟子宓不齊。字子賤。任不齊。字子選。是从異从𦣻。可通假也。

明明揚側陋

文選恩倖傳論注。引作𦣻仄陋。愚按揚字。金文皆作𦣻。說文揚古文亦作𦣻。从支與从手本無二義。側字疑本作廁。史記張釋之傳。居北臨廁。李奇如淳蘇林韋昭皆以邊側釋之。漢書汲黯傳。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見之。孟康亦云。廁。牀邊側也。是廁卽側。廁从厂則聲。與仄从人在厂下。一形聲。一會意。實一字也。

納於大麓

新論。昔堯試於大麓者。領錄天子事。如今尙書官矣。論衡正說篇引此經。說云。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總錄二公之事。衆多並告。若疾風大雨。愚按麓錄甲金文皆未見。惟甲文有𡗗字。金文麓伯敦有𡗗字。其字半从林。與麓同。半从𡗗。與錄同。古今文麓錄。當由此字分譌而來。

舜讓于德弗嗣

史記自敘。虞舜不台。班固典引。有于德不台。淵穆之讓。史記集解引徐廣云。今文尙書作不怡。愚按金文齊罇。辭作𠄎。兮甲盤。辭作𠄎。毛公鼎。辭作𠄎。嗣作𠄎。孟鼎。嗣作𠄎。此數字皆同音可通假。故疑此文或本作台。一譌爲辭。再譌爲嗣。三譌爲嗣。四譌爲𠄎。五譌乃爲嗣。魯三寫而成魚。此又豈止三寫哉。

在璿璣玉衡

史記正義作瓊璣。大傳作琿璣。愚按山海經。西王母之山。有璿瑰瑤碧。郭注。引左傳贈我以瓊瑰。說文璿下引春秋傳。璿弁玉纓。今左傳璿皆作瓊。瓊古文从喬作璿。與璿之古文作璿。形近易譌。琿璣當由同音假借。

肆類於上帝

說文籀下引虞書作籀類。又禩下云。以事類祭天神。愚按肆字本作祭。金文毛公鼎。縛皇天亡敦。克鼎。縛克口于皇天。餘如毛公罍鼎。封敦。楯敦。戊辰敦。屢見此字。皆發語詞。則經典肆字。及許書籀字。皆由此分譌明矣。許引虞書。作類不作禩。是禩爲後增字。

禩於六宗

大傳禩作煙。魏上尋號奏。煙于六宗。按愚禩煙皆从堊得聲。一以祭言。一以事言。故可互通。

徧于羣神

史記徧作辯。集解引徐廣云。辯音班。揚雄太常箴。後漢書祭祀志。並作班。漢樊毅修華岳廟碑。又作辯。愚按儀禮鄉飲酒禮鄭注。今文辯皆作徧。疑此字本作班。後譌爲辯。辯。又由辨而誤。徧則假借字也。

輯五瑞

史記輯作揖。漢書郊祀志同。愚按輯揖皆耳之後增字。耳爲小語。口耳之間。不能以寸。故从耳者如揖如耳。皆有集合義。

至於岱宗柴

說文柴下引虞書作柴。古文作禱。愚按柴柴之辨。說者紛如。觀於柴之古文禱。可悟柴柴皆祭字之

譌。金文祭字作祭。反書之則爲祭。金文反書與正書不別譌爲止。省爲。卽爲柴字。與柴相近。乃譌爲柴。又陳侯午敦祭作禡。取又字反書之。則爲禡。小篆增艸爲左。卽許君从示从左从肉之禡字也。祭字古音作蔡。與柴音亦相近。

協時月正日

白虎通巡狩義。協作叶。愚按協叶見協和萬邦條。

一死贊

史記贊作擊。說文藝下引虞書難藝。愚按甲文執作執。从彡从拿。象人兩手被執之形。引申爲執持。彡之繁文或作彡。下象其趾。小篆往往譌爲从女。是則說文之藝卽爲執字。从貝爲會意。从手爲後增。

敷奏以言

漢書宣帝紀。傳奏其言。愚按敷傳皆後增字。本字止作專。从又持甫。甫。罇之初文。有陳列義。

肇十有二州

大傳肇作兆。愚按肇字金文屢見。當是本字。从聿从攸。有畫野開疆之意。兆字段玉裁謂古文作𠄎。卽是別字。故二字得相通用。

嘗災肆赦

史記災作裁。說文。裁籀文作災。愚謂災裁皆後增字。甲文作𠄎。象川流有物壅之。後變作𠄎。又變作𠄎。夫災已水深火熱。而裁又益以干戈。雖災象時有迭見。而字義不已複乎。

怙終賊形

史記集解引徐廣云。終一作衆。愚按終衆。當由聲近假借。

惟刑之恤哉

史記集解引徐廣云。恤今文作讎。愚按古文言作𠄎。與心相似。或由形近譌寫。或由聲近假用。

流共工於幽洲

孟子洲作州。史記正義云。尙書大戴禮作州。愚按州字。甲金文作𠄎。象水中可居。从水當爲俗字。

竄三苗于三危

說文𠄎下云。讀若虞書𠄎三苗于三危。愚按段玉裁說。說文讀若。例不用本字。倘尙書作𠄎。又不當言讀若。据此則𠄎字非異文。

四罪而天下咸服

史記罪作畢。說文學下云。秦以畢似皇字。改爲罪。愚按罪从网非聲。孟子曰。是罔民也。罔罔本有罪。

義又詩大雅天降罪罟。與曩辜亦可通假。

三載

孟子春秋繁露。並引作三年。愚按孫星衍說。僞孔因爾雅唐虞曰載之文改之。

四海遏滅八音

春秋繁露。遏作闕。愚按遏闕同音假借。

達四聰

左傳文十八年杜注。引作達四憲。愚按聰从囟。卽古憲字。本字當作囟。聰憲皆後增字。

惟時柔遠能邇

漢督郵班碑。逖遠而邇。愚按逖爲柔之後增字。說文。而頰毛也。象毛之形。後增作邗。又譌作耐。禮運曰。故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鄭注。耐古能字。古音耐。奴代切。能。奴來切。同屬之部。故可假借。

暨皋陶

說文息下引虞書息咎繇。前漢書百官表。亦作咎繇。愚按金文未見息字。而屢見眾字。師晨鼎作眾。叔妣敦作眾。字形與息相似。而息之假字作泊。或由誤認眾下之水爲水。而移著於旁者。故愚頗疑眾卽眾字。暨字說文从旦既聲。然經典所用。不見旦義。安知其非从暨旦既。而與眾字爲聲假乎。皋

陶與咎繇當由聲近假借。

黎民阻飢

史記集解引徐廣云。今文尙書作祖飢。愚按甲金文。祖皆作且。作祖者惟齊子仲姜罇一見而已。說文且薦也。黎民且飢。猶曰黎民薦飢。阻祖皆後增字。

帝曰契

說文契下云。高辛氏之子。堯司徒。殷之先。鹵下云。讀與契同。古文作。漢書百官表亦作鹵。愚按唐虞之際。多以蟲獸爲名。以堯典之鯀。禹虎熊羆夔龍。左傳季文子所舉之伯虎仲熊叔豹季鯉。渾敦窮奇檮杌饕餮。皆蟲獸名也。以此例之。則契之本字當作鹵。契爲假字。契又契之後增字也。

五品不遜

說文遜下引唐書作不遜。後漢書鄧禹傳。又引作不訓。愚按學記曰。不陵節而施之謂遜。劉向書作遜。是遜爲本字。遜訓皆假字也。

鬻夷猾夏

大傳猾作滑。潛夫論志氏姓篇。亦引作滑。愚按說文無猾字。滑訓不濇。亦非本字。孫星衍說猾當从允。後人譌从犬。又譌从水。

寇賊姦宄

史記宄作軌。後漢書李固傳亦引作軌。愚按說文。宄讀若軌。是宄爲本字。軌乃假字。讓於姦斯暨伯與。

漢書古今人表作朱斯伯譽。愚按姦朱當由同聲假借。與字金文齊縛作𠄎。从口與从言同也。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

漢書揚雄傳。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艸木茂。愚按說文艸下云。古文或以爲艸字。讀若徹。實則艸爲艸之獨體。艸爲艸之重文。艸艸二而一者也。

僉曰益哉

漢書百官表益作𦉳。愚按說文。𦉳。籀文作𦉳。上象口。下象頸脈理。是益𦉳爲二字。緣同音假借耳。

教胄子

說文育下引虞書作育子。揚雄宗正箴亦作育。愚按金文遽敦。胄作𦉳。與育字不類。原文當是育字。後人譌爲隸楷之胄字。詩豳風鸛子之閔斯。鸛卽育之假字。

簡而無傲

漢書禮樂志。傲作敖。愚按說文。敖。遊也。出遊放縱。有兀傲意。傲乃後增字。

歌永言

漢書藝文志引作詩言志。哥詠言。禮樂志又引作歌咏言。聲依咏。愚按說文哥下云。古文以爲壽字。哥字已从二口。不合復从言欠。唐虞世南孔子廟堂碑。于志寧張琮碑。蓋文達碑。歌字猶作哥。詠咏亦永之後增字。

八音克諧

說文錯下引虞書作克錯。愚按說文和諧並从龠。金文穌字尤習見。則錯乃真古文也。

(待續)

曾文正公著述考

王蘧常

余生十有五年。家大人授以文正公家書家訓曰。是循是則。入德之基也。明年又得文正公日記。於是始知學。始知佔畢之外。尚有所謂學者。益自勵。常竊效文正公之所爲。作日記以自律。由是益求公之遺書。以與公之日記相印證。求公之所致力。十二年來。蘧常之少知學問。皆曾先生啓之也。去年既輯先生論學雜鈔六卷成。益覺其學之廣博。近所傳傳忠堂遺書。實不能盡其什一。因廣徵遺著。凡得四十餘種。成此篇。其不可徵者。尙不知凡幾。其不著於竹帛者。又不知凡幾。嗚呼盛矣。而今之稱先生者。每曰事功不知其深思遠慮。固有出當日事功萬萬者。而所成者廬此。又豈先生之所願任。或更以文學稱之。而不知其學固無所不包。今之所傳。特大山之一豪芒。以此量先生。又豈知先生者乎。雖然。先生之廣博如此。而世惟以事功文學傳。世固爲無知矣。而先生之闇然自守。詎匪尤不可及哉。茲分次其著述於下。而附論之。俾考覽焉。

易象類記一卷

案是書作始於同治十年冬。是年十一月十二日日記云。夜將周易之象及常用之字。分爲條類。別而錄之。庶幾取象於天文地理。取象於身於物者。一目了然。少壯不學。老年始爲此蹇淺之舉。抑何

陋也。可知此書梗概。又咸豐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日記云。夜將易經彖辭及辭中相同者。分類編出。以資互證。則此書之發端。不自同治十年矣。

周官雅訓雜記

讀儀禮錄一卷

案此係王益吾先謙集書眉札記而成。刻入皇清經解續編中。

冠禮長編一卷

案此係曾氏家訓長編中之一部。依劉氏別裁之例別出。下放此。

禮記章句校評

案此書作始於同治五年五月間。五月十四日日記云。閱禮記章句。十月□□日日記云。夜又批船山禮記二條。余閱此書。本爲校對譌字。以便修板再行印刷。及覆查全書。辨論經義者半。校出錯譌者半。蓋非校讎家之體例。然其中亦微有可存者。船山禮記卽謂章句也。

左氏分類事目

案黎庶昌文正公年譜云。同治四年十月。公讀左氏傳記錄分類事目。

論語言仁類記一卷

孟子類編

案此書作始於同治二年冬。是年十一月十八日日記云。溫孟子。分類記出。寫於每章之首。如言心言性之屬。目曰性道至言。言取與出處之屬。日廉潔大防。言自况自許之屬。日抗心高望。言反躬刻厲之屬。日切己反求。似放朱子孟子要略而作。年譜繫於同治二年十一月十三日。下云公日課於晡後。披閱詩古文詞。讀誦經子一卷。時讀孟子分四條編記云云。

校刊孟子要略五卷

案要略為朱子所編。久佚。漢陽劉棻雲傳璧自金履祥孟子集注攷證中輯得之。劉氏廬能排比次第。先生因放近思錄之例。疏明分卷之大指。俾讀者一覽而得。於道光廿八年十月中校刻行世。

訓詁小記

雅訓雜記

案年譜同治二年七月下云。公編錄訓詁小記。雅訓雜記。每日記錄數則。以為常課。今王定安讀書錄卷二。有詁訓雜記。或即所謂訓詁小記乎。

附

□氏□□曾文正公論小學書注一卷

案此書見坊間某書目中。忘其作者姓
氏。蓋查不得。姑記於此。待他日補之。

通鑑大事記

案此未成書。年譜同治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云。自上年定以每日讀資治通鑑。隨筆記其大事。以備遺忘。是日已至二百二十卷。因病輟筆。即謂此書也。又考咸豐九年十一月十七日日記云。溫左傳。以余往年讀通鑑之法行之。擇其事要而警策者記之。所謂讀通鑑之法。或即爲此書嚆矢乎。

歷朝大事記

藩部表

案以上兩種。皆曾氏家訓中之一部。

鹽漕河工水利賦役成案□□卷

案公嘗謂古人無所謂經濟之學。治世之術。壹衷於禮而已。秦文恭公憲田五禮通攷。綜括天下之事。而於食貨之政稍缺。乃取鹽課海運錢法河堤各事。鈔輯近時奏議之切當時務者。別爲六卷。以補秦氏之所未備。年譜系之三十八歲。又四十一歲年譜云。公兼攝刑曹。職務繁委。值班奏事。入署辦公。蓋無虛日。退食之暇。手不釋卷。於經世之務。及本朝掌故。分彙記錄。凡十有八門。當即此書。然攷文集卷一。孫芝房侍講芻論序云。嘗欲集鹽漕賦稅國用之經。別爲一編。附於秦書之次。以世之

多故。握槩之不可以苟。未及事事。而齒髮固已衰矣。序作咸豐十年六月。公五十歲矣。時猶未成書也。

近代學術類編

案年譜三十八歲下云。採國史列傳及先輩文集中誌狀之屬。分門編錄。條分近代學術。用桐城姚氏之說。以義理攷據詞章三者爲目。依類彙輯之。今未見。疑未成。亦未有定名。姑標此名備攷。

批論奏章百二十卷

政蹟批牘二十四卷

案以上兩種。舊同藏兩江總督衙門。其後先生弟子合肥李鴻章。選刻奏稿三十六卷。

案李鴻章曾文正公全集

序云冊二卷不符

批牘六卷。卽傳忠局全集本也。先生弟子無錫薛福成編奏議則只十二卷。

正編十卷補編二卷

五百家姓

案此書係繼清初費九煙之作而加以擴張。凡單姓雙姓共五百家。而字則二千餘。蓋每句首冠以姓。其下卽引一先賢事實以注之。年譜不載。見錢塘徐仲可清稗類鈔著述類。

曾氏家訓長編

案此書作始於道光二十二年。采輯古今名臣大儒言論。分條編錄。分修身齊家治國三門。子目三

十有二。未成。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家書云。前立志作曾氏家訓一部。後因采擇經史。若非經史爛熟胸中。則割裂零碎。豪無綫索。至於采擇諸子各家之言。尤爲浩繁。雖鈔數百卷。猶未能盡收。然後知古人作大學衍義。衍義補諸書。乃胸中自有條例。自有議論。而隨便引書以證明之。非翻書而遍鈔之也。由此可略攷其規始之大槩。已成者有朱子小學。冠禮長編。歷朝大事記。藩部表等文集。朱子小學書後云。右小學三卷。世傳朱子輯。觀朱子癸卯與劉子澄書。則是編子澄所詮次也。其義例不無可訾。然古聖立教之意。蒙養之規。差具於是。蓋先王之治人。尤重於品節。其自能言以後。凡夫洒掃應對。飲食衣服。無不示以儀則。因其本而利道。節其性而使縱。規矩方圓之至也。既以罔其筋骸。劑其血氣。則禮樂之器。蓋由之矣。特未知焉耳。十五而入大學。乃進之以格物。行之而著焉。習矣而察焉。因其已明而擴焉。故達也。班固藝文志所載小學類。皆訓詁文字之書。後代史氏率仍其義。幼儀之繁。闕焉不講。三代以下。舍佔畢之外。乃別無所謂學。則訓詁文字。要若揆古者三物之教。則訓詁文字者。亦又其次焉者乎。仲尼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績事後素。不其然哉。余故錄此編於進德門之首。使彙弟子姓。知幼儀之爲重。而所謂訓詁文字。別錄之居業門中。童子知識未枯。言有型。動有法。而蹈非彝者。尠矣。是編舊分內外。內編尙有稽古一卷。外編嘉言善二卷。采掇頗淺。近亦不錄云。得此則修身門中之子目。猶略能考見。根此以推。就已成者論之。朱子小學在修身門。

則冠禮長編當在齊家門。歷朝大事記藩部表當在治國門。惟子目則已不可知矣。上除朱子小學外。皆經先生編纂。依例別出。

樸目雜記

案是書分小學、修齊、禮兵、經濟、詩文、凡六門。年譜繫在同治五年五月。

附

王氏定安求闕齋讀書錄十卷

案此書爲公弟子王定安輯自書眉及割記而成者。卷一二爲經。三、四爲史。卷五爲子。卷六至卷十爲集。

王氏定安師訓彙記

案此書亦輯錄公所爲經史平注性質與讀書錄同。

饋貧糧

案此取劉彥和語。係雜記之屬。備獮祭者。與日記不同。與下數種皆先生供職京曹十四年中所記。未見。

茶餘偶談

案此書蓋亦雜記之屬。而亦按日記者。作始於道光十八年。公方二十八歲也。未見。

過隙影

案道光十九年。公二十九歲。始爲日記。逐日記注所行之事。及所讀之書。名曰過隙影。已佚。

緜綿穆穆之室日記

案此記始於咸豐元年。蓋放程子讀書日程。其說云。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極中。而天地位。此緜緜者。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極和。而萬物育。此穆穆者。由靜以之動也。由靜之動。有神主之。由動之靜。有鬼司之。終始往來。一以貫之。每日自課以八事。曰主敬。曰靜坐。曰屬文。曰作字。曰辦公。曰課子。曰對客。曰復信。觸事有見。則別識於其眉。今其書亦多闕失。所謂緜緜穆穆之室者。劉棻雲所爲公署齋額之名也。原曰敦德敦身。緜緜穆穆之室。

求闕齋日記三十四卷

案此書卷數從年譜。先生日記除上數種外。尙有咸豐初載由衡州治軍東征。克武漢。戰彭湖。入守章門。凡此數年隨筆記注。均已闕失。唯自戊午以後。咸豐八年六月迄於同治壬申。十一年二月。易簣之日。所書日記。無一晷一夕之間。無一點一畫之苟。卽此已可覘公學養之深矣。今坊間傳刻之石印本。始於辛丑。卽道光之二十一年。辛丑至丁巳十二年間。多有闕失。大約卽緜緜穆穆之室日記等之殘編。賸簡也。原本頗平隲。當世人物。而記事則簡略。王湘綺聞運嘗欲學裴松之之注輔志。見其所爲

序中及付印公後人懼觸當世忌諱凡涉及平隲處皆抹去之故今所見本多缺文也

案清神類抄著述類亦云湘鄉曾氏欲有求闕齋日記皆文正所手書宣統紀元擲至上海將付石印中頗有譏刺朝政抑揚人物處或見之書曰此信史也意欲補錄以卷帙浩繁而罷及印木出重覽一過則譏刺朝政抑揚人物之處皆刪除盡淨矣

附

王氏啓原求闕齋日記類抄二卷

案此書爲公弟子湘潭王氏所編共分十類曰問學克治道軍謀倫理文藝鑒賞品藻頌致遊覽蒐輯著華略盡自謂託於朱子類語之義能一句一字悉出於公之自記不敢於中有所增損然其中尙多割裂仍當以原本參之也

梁氏啓超曾文正公嘉言鈔一卷

案此書從文正全集中華札家書家訓日記文第五種補鈔其他散見他種遺著則不及見

黎氏庶昌曾文正公年譜十二卷

案黎氏自跋云按近年所親屬記其大略自道光中葉以星地干戈廟堂香殿二十有餘年人才之進退寇亂之始末洵時事得失之林龜鑑所在而吾公所以樹聲建績光輔中興者或得攝精廷而成功甚奇或發瑞毛離而取效甚速或任人立事爲衆聽所駭怪而徐服焉精或爲國忘軀受萬口之詆訾而所全實大凡若此類不敢忽焉

王氏定安曾文正公大事記四卷

王氏定安求闕齋弟子記四十卷

案此書顯公平生言行
前氏夢孫曾文正公學案

學術 曾文正公著述考

古文辭選

案咸豐二年正月日記云。思詩既選十八家矣。古文當選百篇。鈔置案頭。以爲揣摩。因自爲記曰。爲政十四門。爲學十五書。鈔文一百首。鈔詩十八家。年譜繫之元年云。是歲選錄古文辭百篇。以見體要。譌。

經史百家雜鈔二十六卷

案是書初名曾氏讀古文鈔。作始於咸豐初年。至咸豐九年。始纂定類目。是年十月二十七日日記云。夜將古文抄。一目錄。分爲十一屬。分陰陽以別文境。其一屬之中。爲體不同者。又分爲上編下編。明年二月。始行編錄。閏三月二十二日纂成。見譜閱時凡十年。其所以審慎營度者至矣。十一屬之說。先生夙所主張。曾爲說以釋之曰。文章流別。大率十有一類。著作敷陳。發明吾心之所欲言者。其爲類有二。無韻者曰著作辨論之類。有韻者曰詞賦敷陳之類。人有所著。吾以意從而闡明之者。其爲類一。曰敘述注釋之類。以言告於人者。其爲類有三。自上告下曰詔誥檄令之類。自下告上曰奏議獻策之類。友朋相告曰書問牋牘之類。以言告於鬼神者。其爲類一。曰祝祭哀弔之類。記載事實以傳示於後世者。其爲類有四。記名人曰紀傳碑表之類。記事蹟曰敘述書事之類。記大綱曰大政典禮之類。記小物曰小事雜記之類。凡此十一類。古今文字之用。盡於此矣。其九類者。佔畢小儒。夫

人而能爲之。至詞賦敷陳之類。大政典禮之類。非博學通識。殆庶之才。烏足以涉其藩籬哉。見雜著卷一

更於雜鈔敘例。與姚氏之說相校而論之。曰姚姬傳氏之纂古文辭。分爲十三類。余稍更易爲十一

類。曰論著。曰賦賦。曰序跋。曰詔令。曰奏議。曰書牘。曰哀祭。曰傳志。曰雜記。九者余與姚氏同焉者也。

曰贈序。姚氏所有而余無焉者也。案雜鈔亦選四篇爲韓愈贈鄭尚書序。李愿歸盤谷序。送王秀才序。歐陽修送徐無黨南歸序。入之序跋類中。曰敘記。曰典

志。余所有而姚氏無焉者也。曰頌贊。曰箴銘。姚氏所有。余以附入詞賦之下編。曰碑誌。姚氏所有。余

以附入傳誌之下編。論次微有異同。大體不甚相違。後之君子。以參觀焉。其後更立三門。以隸十一

類。曰著述門。論著類。詞賦類。序跋類。隸之。曰告語門。詔令類。奏議類。書牘類。哀祭類。隸之。曰記載門。

傳誌類。敘記類。典志類。雜記類。隸之。其說至精而不可易。至約而不可加。至分陰陽之說。本書尙未

顯著。至古文四象。而其說始變。第於日記亦曾詳論之。曰吾嘗取姚姬傳先生之說。文章之道。分陽

剛之美。陰柔之美。二種。大抵陽剛者氣勢浩沓。陰柔者韻味深美。浩沓者噴薄而出之。深美者吞吐

而出之。就吾所分十一類言之。論著類。詞賦類。宜噴薄。序跋類。宜吞吐。奏議類。哀祭類。宜噴薄。詔令

類。書牘類。宜吞吐。傳志類。敘記類。宜噴薄。典志類。雜記類。宜吞吐。其一類中。微有區別者。如哀祭類

雖宜噴薄。而祭郊社祖宗則宜吞吐。詔令雖宜吞吐。而檄文則宜噴薄。書牘雖宜吞吐。而論事則宜

噴薄。此外各類。皆可以是意推之。見咸豐十年三月十七日日記所謂經史百家雜鈔者。其敘例曰。村塾古文。有選

左傳者。識者或譏之。近世一二知文之士。纂錄古文。不復上及六經。以示尊經也。然泝古文所以立名之始。乃由屏棄六朝駢儷之文。而反之於三代兩漢。今舍經而降以相求。是猶言孝者敬其父祖。而忘其高曾。言忠者曰我家臣耳。焉敢知國。將可乎哉。余抄纂此編。每類必以六經冠其端。涓涓之水。以海爲歸。無所於讓也。姚姬傳氏撰次古文。不載史傳。其說以爲史多不可勝鈔也。然吾觀其奏議類中錄漢書至三十八首。詔令類中錄漢書三十四首。果能屏諸史而不錄乎。余今所論次。采輯史傳稍多。命之曰經史百家雜鈔。云。此書先生弟子合肥李鴻章校刊行世。

(待續)

文苑

豁蒙樓晚坐

黃侃

高閣殘陽似舊凭。芳洲綠樹是新增。人家一水分歌哭。世界微塵混愛憎。作客轉憐巢幕燕。忘名寧忌點衣蠅。藏湍斂霧非難事。失笑鍾山且未能。

致某博士

編者案某博士胡適也

林損

吾頭無笠況云車。君轂朱丹赫有餘。坐愧遲偷海外藥。行憎空讀漢前書。商量培養遺今昔。沈潛高明異陸朱。回首濠梁游豫日。安知子固久非魚。

魚作龍鱗人已仙。蓬萊今又戲諸賢。黃金布地偏持鉢。白玉盈箱未當棉。盍向安期求一棗。休隨法善溯千年。儒書也有真靈物。太息傳方失鄭箋。

贈蚊

林損

爾許么麼豈解詩。吟哦聊復塞吾悲。途窮難索醉餘夢。倦極偏縈日上眉。門外白蓮香更遠。湖邊丹鳥去何之。乾坤易位糠粃在。未抵今宵一噉危。

題北京大學三十二周年紀念冊子

林損

枯桑雖未植高原。省識天風異衆喧。無限鷓鴣爭甚去。荒庭落月更何言。

題澄宇天風閣詩集

林損

宋繼唐風此霸才。司空品第亦悠哉。雄渾典雅均殊俗。我爲斯人舞蹈來。

東湖吟

徐英

武昌東湖在珞珈山下。山壓湖起。水繞磯流。遠山重黛。風物翳然。予以十九年歸鄂。屐笠所之。輒得妙境。率爾成詠。不足爲湖山壽也。

天下名湖亦多矣。清奇孰與東湖。比太湖三萬六千頃。浩蕩極目無所底。西子繁華揚州瘦。人工已奪湖山美。君山靈秀久消沈。其餘大半無論已。天生奇氣一盪胸。不鍾人物鐘山水。山水清奇君不尋。孤負靈心與慧心。請君爲我傾耳聽。我爲君歌東湖吟。東湖有美天下無。天公別開好畫圖。試上珞峯最高頂。天鏡落日境自殊。湖上羣山如束黛。碧雲繚繞羣山外。重巒疊嶂如鈎環。秀削雄渾不可繪。碧山倒影水千尺。千尺見底水縹碧。近水縹碧遠浮藍。更着風帆數點白。東北一隅獨平衍。長空萬里烟雲變。白鷺輕鷗自去來。乾坤浩氣任舒卷。水天接處更微芒。湖水湖烟無所辨。時有輕風出雲中。松濤激水成天籟。此時人物共蕭閒。此際雲水共鬱藹。俄而空濛山雨起。羣山如霧浮碧髓。雨來別有絕世妝。雨過山青湖更美。

須臾日落水平鋪。金鱗羣動暮烟紫。回看明月出東山。積素浮虛杳靄間。或當秋月明於鏡。月華如水光不定。或當晴明之秋末。木落千山湖水闊。或當嚴風飄朔雪。閩范瑤山共皎潔。雪晴湖上更晶明。萬丈銀屏遠岫列。冬去春來如激箭。春風又綠湖山面。春夏四時無不奇。變化空靈各異姿。如與美人酌美酒。如與老僧開笑口。又如俠客舞虹蜺。湖水可立山可走。又如王喬跨鶴歸。玉笙吹罷同攜手。天公有此絕世寶。始知天公亦愛好。妙處不與俗人傳。埋沒萬古同秋草。我與山靈共往還。平生有分最相關。十年徧選天下勝。他鄉無此好湖山。

詩禮

徐英

發冢延詩禮。儒生信可哀。況聞千漢祿。猶待撥秦灰。甄誼傷今古。逃名幾往回。黨同兼妒道。大義亦微哉。

秋夜

徐英

楓落江天遠。秋深海氣多。倚闌迎素月。臨水惜微波。無奈鄉思永。翻嫌旅夢訛。感時空悵望。聊復寄吟哦。

傷春

癸酉

徐英

不待傷春意已哀。兵塵滿眼又東來。祇云胡虜重關限。誰遣金甌半壁開。幾輩青山還擁妓。萬方白骨欲飛灰。秦鞭未斷長淮水。玄武籤聲且莫催。

塞北風塵猶苦寇。江南烟景自春穠。已輸遼海三千里。休道鶯花百萬重。賭墅圍棋虛鎮靜。綸巾揮扇枉

從容和戎畢竟全非策。又接甘泉十二烽。
金粉觚棱六代餘。纖兒自壞好家居。河山表裏猶堪戰。議論紛紛竟忽諸。坐歎劉琨難卻敵。袞裳墨翟已
迴車。傷心千古涼州破。篷裏關山惜故墟。
正氣凋刊運自移。龜遷馬渡又何爲。休誇魏國勳名重。終覺晉陽大業危。烽火接天聊極目。江山如畫一
顰眉。東皇不解興亡事。依舊新芳滿故枝。

鄉思

徐英

接天鄉思阻雲羅。日晚空逢一雁過。水國芙蓉生遠夢。江城楊柳動哀歌。客中況味唯三雅。醉裏題詩費
十螺。失咲東南成久滯。今年歸計又如何。

重來西湖

徐英

湖山無恙我重來。臨水登高四望開。越嶺千巖餘晚翠。雷峯一塔賸寒灰。行空蒼狗知何極。歷劫紅羊又
幾回。勒石鑄金今已遍。憑闌好景不勝哀。

江南值燕孫

徐英

猶是當時血戰場。十年前事幾曾忘。逢君又向高樓望。何日高樓不望鄉。
相逢華髮已盈顛。故李將軍霸尉前。應有美人遲暮感。江樓把酒倍悽然。

我亦江關老霸才。當筵無奈百堪哀。風塵滿眼今何世。且向壺中買醉來。

半淞園卽席

徐英

酒壓靈襟好賦詩。況聞鶯轉最嬌枝。春風滿眼桃花笑。南國東鄰又一時。

癸酉四月十三日與寒鶴澄宇瑗仲夢苕佛影器伯修禊滬南半淞園

卽席有作

朱大可

沈園柳老不飛綿。放翁句負手闌干又一年。酒味何嫌如水薄。風懷賸覺對花妍。驚心烽火朝朝急。迴首林塘步步憐。乞與詞流成雅集。清尊故事好同傳。

西湖紀游

朱大可

山色空濛滿裏湖。攜筇先與訪林逋。詞流都說梅花好。恨我來遲一樹無。修竹森森十萬竿。韜光一徑恣盤桓。是誰留得茅庵在。如此溪山恰耐看。滿林風雨叩禪門。泉水淙淙瀉石根。欲向濟師參一語。出山何似在山尊。南山烟與北山雲。過眼迷離便不分。乞我彭公庵下住。憑闌日日到斜曛。

偕三妹泛舟用九畹齋原韻

陳家英女士

乘輿覽神州。飄然作快遊。水環千里勝。烟鎖一湖秋。覓景催蘭棹。尋詩過畫樓。從今天上月。不復照離愁。

十字借九晚
齊史女士句

聞笛次廖女士吟秋閣韻

陳家英女士

月色明如鏡。誰家短笛橫。粧台寒有信。畫角靜無聲。芳草天涯夢。梅花客裏情。自騎黃鶴去。愴憶武昌城。

早歲曾侍先君海叟公遊鄂今海叟公
去世已十有八載追憶昔遊曷勝慨然

秋暮偶感

陳家英女士

萬里關河一片霜。西樓征雁爲誰忙。茅亭燕去知秋老。桐院蟲鳴覺夜涼。紅蓼灘頭添畫景。黃花時節鬥山妝。故園不見又經歲。夢繞湖山過岳陽。

立秋

陳家英女士

窗前扶病玉釵斜。怕上粧台掠鬢鴉。昨夜小樓涼似水。秋風無恙到農家。西風愁煞洞庭波。惆悵年年涕淚多。秋到江南驚客夢。故園消息近如何。裙腰瘦損不勝愁。懶捲湘簾上玉鈎。風雨幾番傷往事。梧桐一葉報新秋。深深簾幙護窗紗。病枕慳慳只自嗟。秋冷畫屏人不寐。淚珠紅似海棠花。

齊天樂

用清真韻

陳家慶女士

水雲隔斷花南北。林颺漸看天晚。萍末流香。鷗波隱夢。好把荷衣裁剪。銀屏月掩。正烟冷蘭缸。涼生湘簾。

漫托微吟。楚騷清怨入詩卷。蘅皋難問舊事。流塵驚歲月。幽懷何限。竹外吹簫。酒邊說劍。空使秋心宛轉。良宵意遠。待嚼蕊調冰。玉盤初薦。觸起閒情。黛蛾愁欲斂。

玉京秋

寄懷玲姊用坤窗韻

陳家慶女士

雲水關。斜陽滿江樹。亂紅清切。歸鴉噪晚。寒林飄葉。負手西風獨立。對蘆花十頃如雪。憶初別。玉簫幽恨。斷腸難說。病起慳慳嬌怯。嘆天涯青禽漸缺。繡幕燈初。銀屏雨後。吟懷都歇。海國秋來。霜訊早。閒過茱萸時節。風鈴咽。搖碎檣前淡月。

瑤華

寄姊

陳家慶女士

又逢令節。春到今年。漸上林花發。江南江北垂楊遠。想見東皇笑靨。尊前新感。怕轉眼繁華都歇。消幾番綠轉黃迴。誤了西園蜂蝶。自憐幽獨無言。悵客裏流光。玉簫愁絕。飄裙路渺。正此際千里關山初別。碧雲暮冷。奈閑却珠樓明月。嘆飛瓊誤入人間。往事從頭休說。

好事近

題漱字畫

陳家慶女士

心似野鷗閑。夢對海天深碧。何處滄波人語。怕樓船風急。夕陽如水下孤城。稚陣帶秋色。幾度憑闌負手。聽關山風笛。

沈水裊爐烟。風動篆紋浮碧。又是簾纖微雨。報黃昏消息。濕雲天遠燕驚寒。愁對小樓立。明日百花歸去。

怕子規聲急。

吹笛柳陰船。悄共如花雙楫。夢得六朝風物。笑河山歷歷。浮雲蹤跡一身輕。莫漫怨行色。何日寒潭秋水。與漁娃分席。

龍山會

月夜寄懷兄弟用夢窗載酒雙清韻

陳家慶女士

月地雲階冷。玉漏迢迢。玉字欄低亞。晚颺搖柳浪。涼意在一桁珍珠簾下。樓閣聳玲瓏。好妝點風光秀冶。漫商量湖山無限。四時瀟灑。惆悵海角天涯。買斷繁華。笑五陵裘馬。燈花紅暗墮。推枕起。何處烏啼遙夜。獨自理瑤琴。散聲似銀屏水瀉。倦欲捨。又幾縷冰絲絃上掛。

鷓鴣天

寄姊

陳家慶女士

瀕洞風塵十二州。東風連夜冷於秋。無端薄病添新恨。長是輕妝憶舊遊。春渺渺。夜悠悠。客中何事苦淹留。重來未必芳期遠。下九初三獨倚樓。

猶有輕寒鎖畫簾。綠楊天遠樹如烟。闌干六曲春何在。庭院三更月正圓。魂悄悄。影娟娟。夢回無奈亂愁牽。困人又過花時節。難遣紅閨幾日眠。

糝徑楊花逐馬蹄。夜來風雨總淒迷。東皇此去無消息。南國而今易別離。憑望眼。托靈犀。最憐何事壓眉低。情知芳事匆匆過。怕聽青山杜宇啼。

淺淡山容鬥晚妝。客中閑過好時光。濃香軟翠斜陽老。漢怨唐愁古淚荒。頻記取。漫思量。東君回首莫相忘。山川好處都消歇。那有閑情到謝堂。

好事近

憶伯兄漢元

陳家慶女士

又值暮春天。樹樹柳花飛雪。一片池塘芳艸。與愁苗爭發。望中何處是家山。莫向杜鵑說。昨夜一丸如水。是他鄉明月。

臺城路

顧和園

陳家慶女士

澄波十頃開妝鏡。瓊林又逢花事。王母宸遊。東皇御宴。歌舞年年歡會。迷金醉紙。看仙殿嵯峨。佛香芬馥。千折明廊。最憐宮眷駕親侍。繁華應嘆一夢。鼎湖龍去後。都換人世。阿監啼飢。遺民蹈海。幾度供人噓涕。湖山聳翠。任蠟屐重尋。畫船閑艫。莫放春歸。杜鵑帶猶淚。

陳孟沖先生墓表

林 損

舅子孟沖先生。擅絕學。綜治七略之書。春秋予奪在筆端。天不假年。未周於用。而其纂言之翊世者。以中國近百年史。清史要略爲著。名公鉅卿。因形稱述。彼非知其精也。中國之衰。在於士大大不知興亡之故。而號爲史家者。類多懷安之念。梁啓超以科學治史。而史化爲夷矣。王國維以聖賢治史。而史流於藝矣。吾友張孟劬非不知史。而以文滅其質。象山陳伯弢先生。史學之巨擘也。亦以博溺其心。若夫評隲輯錄。

校讎之儕。又無庸議焉。先生嘗述古之語曰。世不能無違法之氓。使士大夫而亦違法。則無以治之矣。吾亦曰。舉世皆不知興亡之流。使史家而亦然也。則無以拯之矣。嗚呼。仰瞻陵木。榮緒無窮。如先生之行誼。其見於傳狀者備矣。吾獨以此表先生之墓者。豈得已哉。乃繫之以詞曰。尙書春秋。史官攸記。經史之淆。猶非古義。君承家學。內聖外王。墟墓思哀。吾心未央。外弟林損謹表。

祭伯兄文

陳家慶女士

維中華民國十有八年。歲次己巳。四月初四日。同懷妹家慶。謹以香楮清酌庶羞之儀。哭奠於伯兄汗園之靈曰。嗚呼哀哉。人事靡恆。天道無知。我手我足。云胡不悲。我之初生。世已凌夷。丁時艱窘。家貧親衰。襁褓迄今。賴兄扶持。五歲啓蒙。七歲從師。兄兼庭訓。聞禮聞詩。余幼孱弱。舍業而嬉。兄曰不學。何以人爲。循循善誘。發蔽祛疑。授我經史。砭我頑癡。陶情養性。書琴與棋。十載以還。旦夕怡怡。華榮棠棣。樂和壘篋。寧圖永訣。相見無期。前塵歷歷。何日能忘。摧肝裂膽。盪氣迴腸。溯兄英年。三度逋亡。欲驅韃虜。漢幟重張。匈奴未滅。再走扶桑。思親憶舊。目斷故鄉。江魚朔雁。時寄篇章。九日簪菊。三月流觴。荷衣蕙帶。余情信芳。嫂氏瀟瀟。賢比孟光。奉親甘旨。自啖糝糠。回憶當年。百事堪傷。慈父見背。將母不遑。况堪萬里。高來陟岡。天乎不弔。蹙踊徬徨。兄才如虎。其氣如虹。襟懷灑落。霽月光風。元龍湖海。驚坐孟公。挽頽救溺。濟弱扶窮。以身許國。盡瘁厥躬。百折不顧。有始克終。艱難締造。退不居功。托情江海。寓興焦桐。春盤早韭。秋畦晚菘。簞

食瓢飲樂在其中。思古無尤在潛龍。富不可求義行仁立。篤志典墳究心子集。流潤耀彩淋漓墨汁。發
爲文章鬼神歌泣。餘事賦詩高曠誰及。有時綿邈幽泉吐噏。有時幽豔春紅露浥。有時慷慨撫劍孤立。馭
氣排雲竅出脅入。白豪郊苦雙渠忽合。詩名流播豈獨鄉邑。傷哉吉光散佚莫輯。斷簡零篇永當珍襲。憶
者追隨山水登臨。春秋佳日賭韻聯吟。天倫往事何處追尋。鏐琅掩采珩珮徂音。鳳城月落湘水波沈。鴿
原斷腸雁序傷心。瞻矚蕙帳清淚沾襟。嗚呼哀哉。綜兄生平孝友廉清。養志養體鄉黨同聲。於家於國。殫
此微生。夢夢者天。摧此耆英。蕭條身後一德莫名。傳經有女頭角空嶸。嗚呼哀哉。家山遙隔難歸祖塋。坏
土西山鬱鬱佳城。啓攢家祭奠此一觥。舉觴再拜。涕淚縱橫。魂兮歸來。惜我惇惇。嗚呼哀哉。尙饗。

通鑑札記

出版豫告

徐澄宇先生撰

全書十有二卷

一通鑑原文校勘

二通鑑史事考異

三通鑑地理今釋^上

四通鑑地理今釋^下

五胡註地理正誤

六胡註地理拾遺

七胡註訓詁正誤^上

八胡註訓詁正誤^下

九胡註音讀正誤

十胡註缺文略考

十一胡註要刪略說

十二胡註體例商兌

本書爲讀通鑑者不可不備之書其徵采之博考核之精不獨溫公之忠臣實亦身之
之益友諒海內賢者必以先睹爲快也

歸納雜誌社叢書編纂處謹啓

遺著

屈子發微

陳黻宸

嗚呼我讀離騷。我悲屈原。雖然。夫何悲。班固曰。離猶遭也。騷憂也。明己遭憂作辭也。顏師古曰。擾動曰騷。王逸曰。離別也。騷愁也。言己遭放逐。離別愁思。獨依正道以諷諫君也。雖然。吾謂屈原。乃古有道士也。原蓋有悟於人生生死之故。與鬼神之情狀。故其辭多弔詭難曉。而要必軌於正。吾讀離騷經曰。名余曰正則。字余曰靈均。夫原亦可謂正而有則矣。雖然。我又知靈均之所以爲靈也。原者固有道士之士也。史記曰。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也。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

濁穢。以浮遊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平者原名也。甚矣夫屈原之死也。吾讀離騷。吾悲屈原。雖然。夫何悲。屈原非真死也。死不死於原亦何傷。而原之所以死者。乃其所以不死也歟。故汨羅不死之境也。而彭咸者。先屈原而得不死之道者也。夫人之生有自來。而死有自往。故死亦非死。生亦非生。吾觀於原之辭曰。雖九死猶未悔。又曰。寧溘死以流亡。又曰。雖體解吾猶未變。此蓋有見於既死之後。而知死之於我猶未也。曰。進不入以離尤。退將修吾初服。又曰。阼余身而危死。覽余初其猶未悔者。夫生之初也。此蓋有悟於未生之先。而知生之於吾猶寄也。故上之溯三后之純粹。下之狀黨人之偷樂。遠之念荃蘭之爲佩。近之慮蕭艾之我穢。虛之駕八龍。載雲旗。乘玉虬。而逐埃風。實之甘菹醢。忍尤攘詢。而伏清白。夫屈原之怨亦深矣。然吾謂其非怨也。屈原之憤亦極矣。然吾謂其非憤也。故其辭又曰。回朕車以復路。及行迷之未遠。以爲生之爲我累亦久矣。醉夢相因。昏迷塵世。百年俄頃。腐等草木。當其意氣期許。誓同終始。指天日無背負。境過時往。嗒然若喪。此亦人間世大不平之事矣。又况酣豢富貴。快意當前。縱男女飲食無等之欲。轉瞬皆盡。樂去悲來。七尺朽骨。死有餘穢。思之清夜。能無涕掩。以故飲馬咸池。總轡扶桑。若木拂日。逍遙相羊。是員嶠方壺諸山並峙之境。夏革之所陳也。望舒先驅。飛廉奔屬。鸞皇先戒。雷師未具。是清都紫微鈞天廣樂之所。執化人之祛。以騰而上。周穆王之所遊也。朝發天津。夕達西極。有類於穆王巨蒐氏之行。豐隆乘雲。以求密妃。有娥佚女。乃媒鳩鳥。寧異於

穆王西王母之宴。是列禦寇寓言之所爲作也。抑吾尤有味於物由心造。萬象在前。地獄天空。盡成化境。以故閻摩變相。羅刹現形。天女散化。夜叉被髮。非空非色。詭異不常。此皆由人心營構而成。固亦懸思議而俱窮。而要非作誑誣以欺世也。又况莊嚴色相。丈六金身。異境別開。迴非人界。以至入華嚴以度世。現大士之法身。萬業因緣。與生俱化。其景象更復何如。此誠未可與時俗從流。輩縷析而道矣。是故華胥入夢。狀黃帝之登仙。姑射處女。起蒙莊之遐想。自古學道有得之士。意象所呈。往往有見於非想非非想之外。若存若亡。若卽若離。穿水火而入金石。於迷離愉悅之中。異想環生。居然天上。此豈復尋常夢思之所能及。而天下愚夫婦者流。此心無他。任顛倒反覆於其間。宛轉萬方。意窮迫無復之。亦有時蘊極而通。心花怒發。昭然曠然。忽若有物以牖而啓之。吾於古者孝子悌弟貞婦怨女忠臣死友羈客征夫以及奇俠專一之士。往往以一念之誠。入九地而上九天。魂魄不終。精靈如在。舉斯世刻意百方以求之而不得者。而忽於無意中彷彿遇之。此境此情。念之神往。夫當其憂憤不平。意氣鬱結。舉一切無可發展。孤懷獨寄。情與淚深。亦幾極人生之苦狀矣。然而夢寐有靈。鬼神來告。方寸之中。包孕天地。光明大放。笑謝人世。於斯時也。雖令宰割任人。節節支解。而九死亦生。昭明在上。其所由來可知也。况如屈原者。生含內美。而又重之以修能。其慧業自非人所及。况復讒慝外攻。忠憤中結。與上官大夫靳尚輩。比肩而事其主。又何能鬱鬱久居。長此浮沉而終古。蘊積既極。而意象忽通。託逍遙之遊以自適。一空諸有。與天爲伍。夫人惟用

情之厚而且篤者。其見道亦頗易。而其入道亦甚銳。故其辭曰。朝飲木蘭之墜露。夕餐秋菊之落英。此亦如辟穀長生之士。烟火斷絕。不食人間。而或以爲露才揚己。亦異矣。曰。雖不周於今之人。願依彭咸之遺則。曰。既莫足與爲美政。吾將從彭咸之所居。此亦如棄人世而從赤松子遊。與古人爲徒。有竊比於我之意。而或以爲忿懣沉江。亦苛矣。故投於汨羅。斯死矣。而吾謂汨羅者。不死之境也。從彭咸之所居。斯從而死矣。而吾謂彭咸者。先屈原而得不死之道者也。嗚呼。屈原豈真死哉。故吾讀屈原天問而有感於莊子天運篇之言曰。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耶。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嗚呼。蒼蒼在上。天之不可知也。久矣。而屈原以爲人不可愬。而天猶可問。故爲此反覆推測之辭。排闥闔而聞聲。鑿混沌之七竅。感人事之無定。意造物之不平。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吾聞之。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也耶。曰。可。古猶今也。又聞之。殷湯之間於夏革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初無物。今惡得物。後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乎。湯曰。然則物無先後乎。夏革曰。物之終始。初無極已。始或爲終。終或爲始。惡知其紀。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革曰。不知也。湯固問。革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然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無極中復無無極。無盡中復無無盡。朕以

是知其無極無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夫天之不可知亦久矣。屈原殆亦有悟於天道之常。陰陽消息之經。雖一物之生。而必有所自來。有所自往。故窮其始於開闢。未有之先。而要其終於氣運流行之後。以爲天之於人。亦大略可知矣。故其問也。若有疑於天。若無疑於天。總之。屈子固知天者也。故屈原明於天之道。又而達於鬼神之義。吾又讀屈原九歌。自東皇太一。雲中君以下。以極之。山鬼國殤。禮魂諸鬼物。莫不縷刻情狀。攄寫平生。朱晦庵曰。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使巫覡作樂。歌舞以娛神。蠻荆陋俗。詞既鄙俚。而其陰陽人鬼之間。又或不能無褻瀆淫荒之雜。原既放逐。見而感之。故頗爲更定其辭。去其泰甚。又而因彼事神之心。以寄吾忠臣愛國眷戀不忘之意。是以其言雖若不能無嫌於燕昵。而君子反有取焉。吾謂其說非也。夫人鬼異界。有觸斯通。魂魄所交。靈其來告。此亦有何燕昵之可言。而所謂因事神之心。以寄忠君愛國眷戀不忘之意者。亦未免穿鑿過工。比附失實。於九歌之義。又何取焉。蓋原之爲此。亦恍有見於幽明之界。俯仰若接。呼之使來。萬狀畢現。我聞之樂記曰。禮樂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故樂之有歌。藉音聲以通情愫於神明之地。故不惜委折萬方。以致其辭。而以纏綿悱惻之情。愉恍與交。此所謂百物之精。焄蒿悽愴。而如或見之者也。九歌所列諸神之名。亦或出之人心營構而成。初何容故實其詞。滋成附會。要其情文並至。或展轉以得之意外。而恍然於精誠所感。貫徹人天。神之降兮。靈之來兮。寄想像於彼方。恍千秋而一覲。亦何必詫神

怪爲異聞。效宣尼之不語。故鬼死物也。然鬼亦猶人耳。我讀東皇太一等辭。而知屈原於此有餘思焉。太史公作屈原賈誼列傳。獨錄原漁父懷沙二篇。而於他作概闕如。然其首稱離騷。以爲憂愁幽思之作。而末復爲之贊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嗚呼至矣夫。太史公同死生輕去就者之言。庶幾乎起古人於地下。而代白其冤曲矣。雖然。去就亦何足言。吾於此益不能無感於同死生之故。而謂原真有道之士也。不然。屈原亦既放矣。然放與死孰重。不忍其放。而甘出於死。吾不知原何心也。屈原亦既不得於君矣。然君與身孰輕。被放於君。而竟死其身。吾又不知原何心也。夫靈均之爲靈久矣。莊子曰。大愚者終身不靈。原其真大愚乎。遭時不幸。倉卒捐生。父母遺骸。藉飽魚腹。於國家究何救哉。且身之不用斯已矣。望君門而隕涕。爲兒女子繾綣無已之情。目斷魂飛。但或徼倖於所天之一悟。此所謂終身不靈者非歟。故吾謂離騷諸篇。皆有道之作也。故其辭曰。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爲期。曰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嗚呼舍故都而懷西海。原亦自此遠矣。抑我尤有感於原之涉江曰。性溷濁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又曰吾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哀郢曰去終古之所居兮。令逍遙而來東。羌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反。遠遊曰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質菲薄而無固兮。焉託乘而上浮。又曰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余弗及。

兮。來者吾不聞。又曰。漢虛靜以恬愉兮。澹無爲而自得。聞赤松之清塵兮。願承風乎遺則。又曰。奇傳說之。託辰星兮。羨韓衆之得一。形穆穆以浸遠兮。離人羣而遁逸。因氣變而遂曾舉兮。忽神奔而鬼怪。時髣髴以遙見兮。精皎皎以往來。又曰。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軒轅不可攀援兮。吾將從王喬而娛戲。餐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氣入而蟲穢除。又曰。道可受兮。無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毋滑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庶類以成兮。此德之門。又曰。經營四荒兮。周流六漠。上至列缺兮。降望大壑。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儻忽而無見兮。聽恍惚而無聞。超無爲以至清兮。與泰初而爲鄰。嗚呼。屈原之不死亦何疑哉。我念此益爲之穆然。意往於太史公同死生之言也。屈原蓋古之有道之士也。後屈原者有宋玉之招魂。賈生之度湘水賦。皆因屈原而作。其辭皆悽惻動人。與古俱作。蓋亦有悟於道者之言也。而或曰。招魂者亦屈原之所作也。夫太史公固云。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而劉彥和辨騷篇曰。其陳堯舜之耿介。稱湯武之祇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猖披。傷羿澆之顛傾。規諷之旨也。虬龍以喻君子。雲蜺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掩涕。歎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此四事。同於風雅者也。至於託雲龍。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鳩鳥媒媵女。詭異之辭也。康回傾地。夷羿彈日。木夫九首。土伯三日。譎怪之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狷狹之志也。士女雜坐。亂而不兮。指以爲樂。姪酒不廢。沈湎日夜。舉以爲懽。荒淫之意也。摘此四

事。異乎經典者也。故論其典誥則如彼。語其夸誕則如此。固知楚辭者體憲於三代。而風雅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此亦以招魂之辭與離騷天問諸作並列。疑招魂非宋玉所作。下雖云屈宋逸步。則因屈而類及宋。而非謂招魂之出於宋也。果爾則屈原爲生而自招之辭。夫亦綽綽乎於生死之間無遺憾矣。嗚呼此靈均之所以爲靈也歟。

歸納雜誌社叢書編纂處通啓

本雜誌所登載學術文章均係極有價值之著作。非同時下報章雜誌所載應時之作隨閱隨棄者可比。故凡單篇文字集若干期後即可分類印成專冊。列入叢書。長篇專著更無論已。又本社有先輩未刊遺著。藝林祕蹟及同人等專門著作多種。現正籌印叢書第一輯。編目容即披露。凡購訂本雜誌全年者。購買叢書。可享原價六折之優待權。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月出版

歸納 第一期

不 准 轉 載

編輯者 歸納雜誌社
 發行者 歸納雜誌社
 印刷者 中行印刷所
 總發行所 華通書局
 上海四馬路望平街口五二九號

價 目 表

國內及日本	全 年 十 二 期	歐 美 各 國	全 年 十 二 期	郵 費
每 期 三 角	三 元 六 角	每 期 五 角	六 元	內 在

廣 告

地位	寸 尺		正 文 前 後	通 普
	前 內 封 面	底 封 面		
	全 面	半 面	八 元 三 元	十 五 元 五 元
	五 十 元 五 十 元	六 十 元 二 十 元		

(一)定購雜誌及登廣告者須先惠
 (二)廣告登長半者以七折計算並贈送本刊一分

田桓書畫潤例

隸書 魏碑

檀楹 四尺五元 五尺六元 六尺八元 八尺十四元 一丈二十元 丈二尺念
 六元
 堂幅 四尺六元 五尺七元 六尺九元 八尺十四元 一丈二十元 丈二尺念
 六元
 屏條 照堂幅減半 橫幅 整幅同堂幅 半幅同屏條
 手卷 每尺三元 冊頁同 過尺者以二尺算
 摺扇 每柄四元 行艸同直
 團扇 一尺每字三元 二尺每字五元 三尺每字七元 三尺以上另議
 堂匾 同堂匾
 市招 六元以四字爲 字多加跋另議
 齋額 每幅十二元 碑誌而議
 壽屏 篆書照隸魏加半 屏聯來文加倍 冷金加半 泥金烏絲欄者加倍

山水

堂幅 三尺三十元 四尺四十元 五尺五十五元 六尺七十元
 屠條 照堂幅減半
 手卷 每尺十元 冊頁同
 橫幅 整幅同堂幅 半副同屏條
 摺扇 每柄十四元
 翎毛花卉照山水減四成

磨墨費加一潤貧先惠
 勒路永裕里七十二號

約期收件

收件處上海各大箋扇莊

寓法租界貝

癸酉四月寄章訂